

蜀

西清筆

記

碧

清

彭

遵

泗

編

清沈初記

進步書局校印



蜀碧提要

明季流寇四起毒痛海內被禍之慘蜀為尤甚幾於赤地千里焉是書為丹棧彭遵泗氏所著紀蜀亂始末及一時士女之死節者起崇禎戊辰訖清康熙癸卯凡四卷末有附記十五條其曰蜀碧蓋取萇宏之血三年化碧意也

敘

蜀碧者。哭蜀也。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以吊忠魂烈魄於地。下也。蜀之險甲天下。絕其要塞。雖百萬可立挫焉。賊一入寇。秦良玉抗之。向非賂陳奇瑜脫去。則賊之亡久矣。嗣昌委賊於蜀。夫人知之。而捷春不知也。撤愛萬之藩籬。守重慶之門戶。使賊得以出入縱橫而無所忌。此其罪在誰哉。故曰哭蜀者。所以著楊嗣昌之罪。而憫邵捷春之愚也。獻賊之三人蜀也。分道屠戮。流血成川。蜀之受禍極矣。當是時。自縉紳以至氓庶。盡節者不可勝數。而閨中婦女。或閉戶自焚。或罵賊以死者。無算也。戎馬倥傯。其事不必盡傳。傳者又莫由表述。筆之於書。使後之君子。得以考之。則死者可以無憾。故曰哭蜀者。所以吊忠魂烈魄於地下也。曩者予嘗論其大略。特未暇詳。今余弟馨泉採擇成編。頗為詳悉。是固余之志也。嗚呼。蜀非有深怨積怒於賊也。而殘忍若此。天實為之耶。抑人事使然耶。覽是集者。必將有嘆息泣下而不能已者也。故曰蜀碧者。哭蜀也。樂齋彭端淑叙。

自序

史氏丹溪生。憶甲申遺事而嘆曰。嗟乎。自古殘忍之賊。亡甚獻忠。遭禍之慘。莫如明季之蜀。之甚者也。蜀自獻藩啟封。世有令嗣。休養生息。幾三百年。士民之庶。物力之饒。甲乎天下。其間雖經鄔藍蘭播之亂。元氣未亡也。張達一入。勢若摧枯。何哉。蓋文燦受紿於房穀。其銳蓄矣。嗣昌督師於荆襄。其毒流矣。捷春拒諫於石碛。其隘通矣。士奇逼糧於守軍。其遮撤矣。於是陷夔門。破涪萬。走榮貴。敗曾英。血染佛圖。炮穴重慶。瑞王君臣。駢首受戮。當是時。使蜀藩之志。果於拒賊。監軍之餉。得請即行。其能保有成都乎。腹心既裂。首目隨之。智者難為之謀矣。獨怪獻逆據蜀後。僭號稱帝。不東扼瞿塘。北絕劍閣。收服人心。逸休兵士。而處心積慮成乎。其殺孤奴。死雪鰥。死貫戲。死剝腹。死邊地。死士盡矣。及匠傭。及婦女。及僧道。及兵卒。人盡矣。及犬牛。物盡矣。又焚其殿。碎其砌。毀其屋。埋其井。平其城。二年之間。骨積成莽。血流成渠。雖可望泣諫於刎頸。偏裨不忍而自經。而賊之逞毒。一日封刃。其心不樂也。由前言之。四方是維。天子是毘。誰司兵柄。萬死莫贖。由後言之。天方存瘼。喪亂宏多。浩劫之來。自有宿也。故西充授首而後。又十餘年。多門之死。不可勝悼矣。夫攷古之籍。推蜀之由。張儀之

啟疆公孫之躍馬。譙縱之迫脅。李特之流亂。劉闢之狂戇。王建之發迹。知祥之踵據。王珍之弒羈。借王竊帝。奪地爭城。而皆撫有蜀民。不敢荼毒。何獻之肆惡。一至此耶。羆虎嗜人。不識好惡。獸心野性。固與人殊也。論者謂獻逆稱帝。蜀人不與。誅斬所置守令。蓄然毓怒。激而成兇。嗚呼。此正蜀人之所以死乎。余見時稔聞遺老聚談事。比長博采羣書。並蜀乘所載當時忠臣烈士節女義夫。可印證者。彙為蜀碧一編。以俟之後。是日也。慘然操觚。悲風四起。余壹不知心之所極。淚簌簌而屢下也。乙丑年八月朔。五丹溪生遵泗自序。

種種破敗。種種屠戮。數十年喪亂情事。括於一叙之中。故足為此書之弁。而文筆則挾嗔憤而含嗚咽矣。蔡修萊跋

古穆似魏晉間人筆意。樂齋

美例總言

崇禎七年。賊始禍蜀。亂之初。生實維元年。書賊起。從其朔也。獻初入蜀。受創未深。危亡之形兆自丁丑。禍蜀者。聞其先也。閣部督師。而以蜀為壑。撫臣拒諫。而動失機宜。破軍殺將。流毒生靈。厥罪維均也。請餉不與。請召募不與。國既卒斬。又將誰愬。而社井星隕。闔宮安燼。猶是國君死社稷也。蜀中文武協心復仇。衽革枕戈。不忘討賊事。雖不成。亦足為烈於天下也。天鳴地震。水溢山崩。物怪人妖。鬼魅瘟疫。亡國之徵。孽不虛作也。忠臣義士。節婦烈女。內而細民。外之土目。無微不章。表幽魂。伸鬱魄也。勝廣挺漢高。興翟李熾。唐宗出韓劉。亂明祖起。驅將驅魚。實陰相之。終之王師平蜀。寇盜之禍。天所以開聖人也。二十年中。天地沈迷。生民傑裂。燕巢林木。雞犬罕音。荼毒之慘。於斯已極。李賀所云。恨血千年化為碧也。事多緒雜。鋪次為難。晰目總綱。毫末可了。書法仿之古人。公案便於閱者。非敢比吳楚之僭王也。

乙丑年八月中秋後總言

徵實

明史

明史綱目

明紀本末

諸家明鑑

綏寇紀略

三藩紀事

明季遺聞

啟正野乘

豫寇紀變

天問閣文集

堯峰文集

寄園寄所寄

荒書

志亂

二申野錄

隴蜀餘聞

東林列傳

見聞錄

慶治錄

蜀通志

眉州志

邛州志

夾江志

故老遺言

家談

蜀碧卷一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戊辰止癸未

辰崇禎元年冬十有二月。陝西賊大起。陝西連歲大穢。平涼延安間。飢民相聚為盜。首

亂者。王子順。苗美。張聖。姬三兒。王嘉允。黃虎。小紅狼。一文青。龍得水。混江龍。掠地虎。上天猴。闖王。孟良。劉六等。名目甚衆。督撫討之久無成功。其後併小為大。李自成。張獻忠。虎視鷓鴣。張秦楚。據蜀之間。戰無堅陣。攻無堅城。肝腦塗中原。而明社屋矣。

丹稜學博何修云。天啟間。蜀大旱。遵義守令集黃冠禱雨。拜章者伏地彌日。及起守詢之。云上帝召天下都城隍議事。章出甚遲。問議何事。云戰場始於陝西。至崇正初年。秦中賊果起。修明季遵義人。

巳 四川地大震。○是後不書四川所紀皆蜀事也。

午 秦蜀二境。擊柝相聞。賊既亂秦。蜀豈無知。而瞿塘劍閣間。不聞修邊備。實軍儲。袖手以待賊入。何與備敘歲次。痛當事無陰雨之憂也。

卯 敘州母豬洞。銅鼓鳴。聲聞一晝夜。

二月。流賊張獻忠始自楚犯蜀。○獻忠陝西膚施人。本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乾赦免。刻梅檀為洪乾像事之。其為賊也。與羅汝才同起。獻忠身長而瘦。面微黃。鬚一尺六寸。傑勁果俠。軍中稱為黃虎。又號八大王。二月自鄭陽渡漢。犯襄陽。連陷紫陽。平利。白河等邑。遂入四川。

賊陷夔州府。及大甯。大昌。歸縣。新甯諸邑。○賊至大昌。人皆走避。有羅傑者。獨坐室中。正衣冠。閱書史。賊入。罵之。遇害。

賊犯梁山。邑人中書余原擊走之。○原以中書家居。賊至。集鄉勇與戰。善銃。問伐大松。斃山徑。而用竹畚囊石飛擊之。又以毒矢射賊中者。見血立斃。賊敗。退入巴州。為川兵所破。去攻太平。石砮女土司秦良王將兵至夔。蜀撫劉漢臣運長壽之米順流濟師。賊知有備。不敢攻。太平圍解。漢臣及按臣黨崇雅請用余原。以蜀人治蜀兵。不許。賊攻保甯不下。走犯廣元。城上發礮石擊之。遁。○賊攻保甯。推官張一鶚。按臣劉宗祥。川北道夏時亨。共謀守禦。不能下。走攻廣元。圍七晝夜。城上人發砲石擊之。賊遂遁。方賊犯彝陵。松滋。入歸。巴。萬山中。荊州推官劉振纓提兵從戰。香溪壩。平陽壩。斬獲殊衆。而楊正芳有金沙鋪之捷。李卑有蓮花白溝二坪之捷。鄧玘有胡地冲之捷。許

名成有仙女山之捷。當時川撫若重石砮兵。力扼巫夔。不令得入。諸鎮戮力。可望成功。迺施兵以援荆東下。舍之勿追。夔關天險。無一人敢誰何。此賊入蜀之始也。

丙先是賊既退秦楚間。藩封數陷。蜀王泄泄然不知遠慮。成都令吳繼善痛哭於王。

之朝。以書諫曰。高皇帝衆建藩輔。恭置繡錯。數年以來。陪命亡氏。失其國家。此數王

者。非真有敗德失道。見絕於天也。直以擁富貴之賞。徂便安之計。為賊所利。而不思

自全。此非殿下前車之鑒乎。今楚氛日惡。秦關失守。曹闕姚黃。時姚黃賊初起陵梁左右。殿

下付之悠悠。而不恤。夫全蜀之險。在邊不在腹。若設重戍於夔門劍閣。誠足自固。否

則黃牛白帝。亦屬彝庚。黑水平陽。更多歧徑。迺欲坐守門庭。謂為設險。不可解者一

也。往者蘭酋撲滅。獻賊逃遁。止以蘭兵力有虧。獻地利不習。今者荆襄撤其藩籬。秦

隴寒其唇齒。揣量賊情。益無瞻忌。而欲援引前事。冀倖將來。不可解者二也。至於錦

城之固。不及秦關。白水之險。甯逾湘漢。此可恃以無虞。彼何為而失守。且誠如孤注。

救援先窮。時及嚴冬。長驅尤易。累卵不足喻其危。厝火不足明其急。而猶事泄泄。以

幸苟免。不可解者三也。為殿下計。宜召境內各官。諮諏謀議。發帑金以贍戍卒。散朽

粟以慰飢民。出明禁以絕薪。養蒼頭。蠲積逋。以免流離溝瘠。募民兵以守隘。結耳目

蜀

以資援政教內修聲勢旁振則可易危為安轉禍為福苟或不然蜀事誠莫知所終矣竊為殿下危之王不能用吳江南人才辯闊達有謀略後殉難于蜀

丁巳閏四月雅州地震馬湖四土司地震者二敘州建武瀘州越雋皆同日震

五月闖賊李自成自秦州犯蜀連陷南江通江等邑尋退去自成出北事見正史此處從略

劍州大水○先一日沿灘巨石數百皆反覆無定及水至民登州堂以避者免餘俱

漂沒黃腸凶具架屋標者纍纍

九月龍安地震榮縣黃時太家地鳴聲聞半里○工科給事中吳宇英言于朝曰臣

鄉以詔書徵發救關中者無已壯丁死於瘡痍老弱困於騷動以此城邑空虛關梁不

戒賊蹈瑕抵隙連陷南江通江二邑鎮臣侯良柱猶以賊遁為功易視賊占曰地震

主兵又曰地鳴者伏屍流血災不徒設臣竊憂之宇英潼川人

十月丙寅李自成由漢中趨攻廣元總兵侯良柱戰死○李自成混天星過天星等

以十月初三日破漢中之甯羌州分其軍為三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梨樹口麥

坪入廣元一由平陽關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侯良柱辟廣元賊至力戰死於陣

賊結七十營於烏龍山下良柱陣亡有屍無首後削生前官職

賊陷昭化。知縣王時化死之。○初五日。賊分兵守二郎關。初八日。從淺灘過河。破昭化。知縣王時化不屈死。

賊破劍州。知州徐尚卿。及州人楊于鼎等死之。○先是初九日。賊攻劍門州。吏士塞石牛道。不得過。回屯江口。初十日。疾趨攻劍州。城將破。知州徐尚卿召士民語之曰。城不可守。吾惟有死耳。爾等避之。衆不忍去。尚卿書城空不可守。伏節為誰危。苟窺那無計。殊羞孤影。隨數語。匿於懷。于鼎與尚卿共守城。城陷。尚卿自縊死。于鼎率子姪諸生令青等。督衆巷戰。奮臂擊賊。賊怒。支解以死。子姪皆被殺。尚卿福建舉人

賊破梓潼。○十二日。梓潼破。庠生趙節妻魏氏被執。給賊曰。家有積金。窖之江邊。願取以行。賊喜。同至園子潭。氏奮身投水死。

賊陷江油。執知縣馬宏源。○賊破梓潼。三分其軍。一往緜州。一往鹽亭。一往江油。江油陷。知縣馬宏源被執。不死。尋提問。

賊攻緜竹。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死之。○賊至緜竹。章明安縣羅江德陽漢州。聞風先潰。攻緜竹。執諸生王鐸。及其妻趙氏。令之跪。鐸大罵不屈。殺之。復脅趙氏。亦大罵。賊又殺之。時甯生施奇才妻姜氏。避亂西山。聞賊近。恐其辱也。拔一簪授婢曰。吾不

能逃汝速去萬一得生汝主自北歸來持此語之我不敢為家門羞囑畢投崖死
賊焚新都越一日焚彭縣。

賊掠郫縣主簿張應奇死之攻溫江丞簿縱繫囚逃

賊破金堂典史潘夢科死之○鹽亭一股賊抄西充折遂甯趨潼川直走金堂攻破
之夢科不屈死自是重慶以下皆戒嚴矣。

賊圍成都二十日○蜀王之墳柏刊焉。

冬十有二月總督洪承疇總兵曹變蛟帥師援蜀次於廣元○初巡撫王維章以賊
去而侯良柱撤隘兵也相齟齬上書言之朝廷深以為憂維章守保甯良柱守廣元
及廣元破良柱戰沒賊直逼成都維章反在其下不及接按臣陳廷謨雖檄總兵羅
尚文集永遵松茂之兵來援又自以使事訖新按臣梁士濟已至意可弛擔有詔維
章良柱俱落職戴罪自贖廷謨降三級蓋不知良柱之死也時輔臣劉宇亮宗人殲
於縣竹告家難上逮治維章以傅宗龍代之

賊春正月洪承疇大敗闖賊於梓潼賊還走陝西○是役也賊陷州縣三十六蜀創甚
夏六月秦寇再入蜀○寇由平陽白水再入蜀巡撫傅宗龍以滇兵二千與蜀帥羅

尚文謀戰守卻之。

肥保甯天鼓鳴。○時成都東嶽廟玉帝像自動不止。

夏五月。以參政邵捷春撫蜀。○代傅宗龍也。

秋八月。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先是十一年夏四月。張獻忠偽降於穀城理臣熊文燦。賂黃金蹠。裹干。珠琲盈斗。他貨累萬。受其降。及是年五月。獻忠復叛。攻殺知縣阮之鈿。漢東大擾。上命閩部楊嗣昌督師討之。賜上方劍。宴於平臺。後幾上手賜嗣昌三爵。賜以詩云。鹽梅今暫作干城。上將威嚴細柳營。一掃寇氛從此盡。還期教養遂民生。書用黃色金龍蠟。後署云。賜督帥輔臣嗣昌。

張獻忠寇蜀。官軍敗績於湯家壩。○先是左良玉羅狹山之敗。在七獻忠謀入秦。秦

督鄭崇儉率副將張應元。汪之鳳。賀人龍。李國奇。扼興安。賊犯興山。太平等縣。屯於永甯關。大巴山。分水嶺。秦蜀之交界。又從義溪走馬家洞。沙子嶺。以窺合江。從鹿耳坡。高竹坪。以闚大甯。蜀撫邵捷春遣其兵二千人。同副將王之綸。方國安。分地拒險。八月。官軍敗績於湯家壩。之綸力戰不支。都司何明破於陣。裨將多傷。

九月。方國安部將岳宗文。譚鈞。破賊於三尖峯。○時又破之於黑水河。張獻忠羅汝

才分其軍自白水之碧魚口入秦合江之萬家坡入楚。

冬十有二月流賊羅汝才犯蜀。

汝才諱號曹樞先據中重嶺云都臺復都臺曹樞今再來汝才因假以為號

辰春全川地鳴。

夏五月石砭女土官秦良玉大破羅汝才於夔州。○汝才入巫山為良玉所扼遂犯夔州良玉師至迺去。已而邀之馬家寨斬首六百級。又追敗於留馬壩斬其魁東山虎復合他將大敗之於譚家坪北平。又破之仙寺嶺奪汝才大纛擒其渠副塌天六人賊走大甯。

六月安岳紅雨着物俱赤色。

秋七月督師楊嗣昌駐師彝陵。○時張獻忠敗於瑪瑙山道聞說左良玉曰獻忠在故公見重良玉乃圍而不攻賊得與山民市鹽芻米酪收潰卒養痍傷久之自興房走白羊山西合羅汝才悉銳來攻夔州官兵大潰楚將張應元中流矢突圍走秦將汪之鳳等戰死嗣昌在襄陽聞之迺進師彝陵。○嗣昌虛恢自用又煩瑣無大略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動失機宜其駐彝陵也偕幕士飲酒賦詩一月不進取華嚴第四卷謂可咀蝗已旱公然下教郡邑且以上聞朝士聞而嘆曰文若其將敗乎。

擁百萬之衆。戎服講經。其長已甚。將何以戰。嗣昌楚人不欲賊一騎蹂楚。其初至軍。即謀以蜀困賊。謂蜀地險遠。極邊則松潘諸蠻。吾藉將士力。蹙賊而致之蜀。蜀能守則守。不能守。則棄涪萬。松雅之間。以啗賊。秦兵斷棧道。臨白水。滇兵屯曲靖。扼白石江。我率大兵掩擊其後。驅入松潘諸蠻中。可制賊死命。又恐蜀之門戶堅。反而決門。凡蜀兵之強者。輒調之以餽他備。巡撫邵捷春麾下。止弱卒二萬。守重慶。捷春憤曰。令甲失一城。巡撫坐。今以蜀委賊。是督師殺我也。爭之不能得。

時嗣昌又下檄曰。賊東走大甯。大昌。由彝陵下荆襄者。我當之。西走紫興。房竹。入秦者。左良玉當之。伺四川。走夔門。邵捷春當之。又令蜀撫棄兩省界中三十二隘口。專守夔門。用楚大兵從竹房逼賊於大甯。大昌。勢如圓盤。點滴不漏。捷春意其以失地相害也。堅守各隘。會隘將覃思岱。楊茂選者。不相能。思岱陰中茂選。捷春不察。立召茂選斬之。即以兵屬思岱。一軍皆怨。相率委去。賊遂從此隘入。諸隘駭散。賊直斬夔關。從白馬渡過江。壁達州西關。蹂及蓬縣矣。見研齋文集

巡撫邵捷春移秦良玉兵至重慶。○時知蘇州陸遜之罷官歸。捷春遣往。按行營壘。過秦。秦冠帶佩刀出見。左右男妾十餘人。然能制其下。視他將加肅。為陸置酒。嘆曰。

邵公不知兵。吾一婦人。受國恩。應死。所恨與邵同死耳。之遜請其故。良王曰。邵公移某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四十里。而遣張令守黃泥窪。固已失地利矣。賊在歸巫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蜀。無知愚皆知之。不及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而生。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九月。張獻忠陷大昌。總兵張令死之。捷春收兵扼梁山。○先是萬元吉駐巫山。邵捷春駐大昌。相聲援。捷春用其將邵仲光之言。以大昌之上中下馬渡水淺地平。難持久。迺扼水寨之觀音岩。為第一隘。而夜又巖三黃嶺。磨子巖。魚河洞。下涌諸處。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賊以九月先突觀音巖。三黃嶺。窺下馬渡。無備。破之。元吉急檄諸將。邀之於譚家嶺。七箐坎。乾溪。而張奏凱。以專兵屯淨壁。捷春用羅洪政。沈應龍二將。兵助之。已而獻忠從竹茵坪。突過淨壁。進屯開縣。嗣昌聞蜀兵潰。取觀音巖。守將邵仲光。斬以殉。是時張令中流矢死。石砮軍亦覆沒。令故奢崇明降將。年七十餘。能馬上用五石弩。中必貫革。忠勇義戰。軍中號神弩將。捷春倚之。然性輕敵。時有賊策一騎於山。呼其壘曰。誰是張將軍。令易之。躍馬出。賊曰。若善弩。今用相報。發矢中頂。以歿。良王兵既敗。單騎見捷春曰。事急矣。盡發吾溪洞之卒。

可二萬我自餽其半。半餽之官足破賊。土官家調兵用一箸一帚者最急。箸以能飯者畢。至帚則埽境盡出也。捷春見嗣昌與己不相能。而蜀無見糧。峒寨之人詎可信。遂謝良玉言不用。自收其兵扼梁山。○時有降賊自請於捷春曰。某降有日矣。而公不我用。有疑我心乎。邵曰。軍機大事。汝新從賊來。固不能無疑。賊曰。吾從賊久。恨失身欲圖報國。公疑則速殺我。否則當早用吾計。今賊大眾既疲。乘饑可滅。倘有他賊以軍糧接濟者。雖百萬衆無能破之矣。捷春從之。賊盛言諸賊山中所害金銀處。以勸將士。而道上所遇皆餓莩無人色。其死者剖其腹。盡草樹皮。謂可信。迺盡新募軍者二萬人。深入皆覆沒焉。

捷春退屯絳州。○羅汝才既與張獻忠合。獻忠以梁山河水深。不得渡。謀於汝才曰。達州河淺。不如自開縣西走。復東向而趨達州。是時方國安招集殘兵。保達之郊。獻忠至不敢爭。賊遂渡河。長驅深入。捷春退屯絳州。扼涪江。

賊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復走巴西。○捷春既扼涪江。賊聞疾走劍州。越廣元。將從間道趨漢中。趙光遠賀人龍拒之於陽平。百丈二關不能進。迺逾昭化。復走巴西。張應元合楚蜀兵。邀之於梓潼。戰小利。賊反鬪。被劓。蜀將曹志耀。王光啟。張世福。

力戰卻之。降將張一川等陣亡。涪江軍聞之遂潰。

賊屠緜州。捷春歸成都。賊逼成都。○賊從緜趨攻內江。內江有土司家將毛文者設守。賊至。文與戰。大敗之於東瓜崖。殺其渠魁曰曹四。賊因偃旗鼓。疾走成都。成都城龜形。其下皆甃石。惟北角樓用土填築。少瑕。賊夜至穴城數處。將穿矣。城中出董卜蠻者與之戰。賊大敗。殺其卒萬人。遁遁。

冬十月。參足突入玉井。○占曰。虎狼暴害。其時獻方蹂躪四川。蓋其應也。

十一月。逮邵捷春論死。○嗣昌先以大昌失事。糾捷春罪。用監軍道廖大亨代之。捷春為人清謹。有惠政。士民哭送者載道。舟不得行。競逐散旗官。蜀王疏救不聽。

楊嗣昌進軍駐重慶。○嗣昌幕下評事萬元吉。饜士於保甯。用猛如虎。為正總統。張應元副之。令率其軍趨緜州。諸將分屯要害。而元吉自聞道走封洪。過蓬溪。以待賊。時賊屯安岳周里場。知官軍至。宵遁如虎。選騎逐賊。元吉與應元營安岳城下。以截賊歸路。是月也。賊縱掠什邡。縣竹安縣。德陽金堂。所至空城而遁。復由水道下簡資。嗣昌傲諸將合擊。皆退縮。賊遂陷榮昌永川。

十二月。賊陷瀘州。知州蘇瓊死之。○瓊江南進士。城破。正衣冠。向闕拜泣。坐堂上。賊

至不屈死時嗣昌在重慶下令赦汝才罪降者授官有擒斬獻忠者賞萬金爵通侯次日堂皇尉福徧題有斬閣部頭來者賞銀三錢嗣昌瞠視咄咄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再戒期視師三檄賀人龍不至初嗣昌憂左良玉跋扈私許賀代左為平賊將軍已而良玉有瑪瑙山之捷謂賀且需後命良玉聞之不說二將以是怨望元吉進曰軍心未一不可以戰盍令前軍躡賊後軍為繼中軍從間道出梓潼扼歸路以徐候濟師此萬全策也嗣昌有驕色曰賊易與耳焉用分兵示弱耶至是獻忠破瀘州瀘州城三隅形銳而面江止立石站一路可北走元吉請以大軍自南搗其老巢伏兵傍塞玉蟾寺蹙賊北竄永川逆而擊之可以盡殲已而抵立石賊營先移秦師屯小市廂隔水而陣賊渡南溪秦兵縱之遂越成都走漢州德陽元吉單騎至藉田鋪賊渡緜河入巴州嗣昌既誣監軍謀不用將以明年正月自統舟師赴雲陽檄三軍陸行疾驅追賊毋令他佚諸將迺盡從瀘州躡賊後賊反而東走諸路盡空不可復過於自巴抵達及於新開

已辛春正月己丑總兵猛如虎追賊及開縣之黃陵城敗績參將劉士杰等死之○官兵追賊至黃陵日晡雨作參將劉士杰環甲持矛摧陷賊陣賊眾披靡後軍無繼者賊密

抽騎越竹箐中。乘高大呼馳下。士杰及遊擊郭開猛如虎之子。先捷力戰皆死。如虎率牙兵鏖拒。中軍馬智扶之。衝突潰圍走。盡行盡失。嗣昌在雲陽聞賊頓足歎曰。吾不用萬監軍之言。以至於此。賊遂東下。

萬元吉永川之議也。猛如虎先行詢鄉導。無一人應者。元吉輕騎至城中。惟丞簿一二人。縣令戴堯雲已先期遁。及諸將會於瀘中軍陳可立。擁犛牛頭山。飲倡樂以觀。元吉令之赴賊背道馳去。如虎所將甯國兵止六百騎。餘皆平賊鎮兵。平賊鎮左良玉驕悍不法。流言云。想殺我左鎮。跑殺我猛鎮。蓋諸軍隨良玉優游不戰。而如虎逐賊日馳風雪中不樂也。未幾大噪西歸。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嗣昌之軍律如此。宜其凶終也。

元吉以嗣昌薦起自廢官。欲乘時會以立功名。當自保甯趨達州時。賊燒絕驛置七百里不見烟火。單騎馳驅箐銑間。至江舍騎放舟。始及大軍。故一見督師即請分兵以為後距。開縣之敗。元吉親至戰處。為文以祭陣亡將士。劉士杰等哀動三軍。在慶門收召殘卒。登白帝以望賊騎。歷歷在山谷間。我師川湖諸將反出其後。無一人禦之者。不覺撫髀流涕。而痛昔日吾謀之不用也。

三月楊嗣昌至荊州之沙市自殺。○嗣昌引兵歸楚傳箭召潰卒順流東下而賊已席捲出川率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師使者於道取兵符馳呼襄陽城門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嗣昌羞憤抵荊州沙市之徐家園伏毒以死。

壬午夏達州城濠水盡變為血城中井鳴。○又劍州民家有滴血污其門城中數萬戶皆同。

冬十月松潘兵變。○松潘邊兵以索餉不給聚眾數萬為亂巡撫陳士奇以禍福諭之眾迺定。

癸未大足縣李結實如刀豆川南李生黃瓜。○占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依離之兆也。時民家有貯米箕中者粒粒躍出頃刻布地。

又梓潼縣龍江寺僧晨起汲水見霞光燭天潛伺之少頃有鱗浮出潼水踰時乃隱未幾獻逆入。

蜀碧卷一終

蜀碧卷二

清 丹溪生彭遵泗磬泉編述

起甲申止乙丑

甲辰年三月十九日。賊李自我大清世祖章皇帝定鼎燕都。是為順治元年。○歲

八月。賊陷蜀。

春正月。日赤。○日中有赤氣數道。下寬上銳。自東指西。又日月無光。赤如血。仰視北斗。皆不復見。

大星出西方。○芒碁閃爍不定。至獻賊滅後迺隱。

彭縣白鹿山裂。

張獻忠復自楚寇蜀。正月。夔府陷。○先是崇禎十六年。獻忠破江西廣東諸郡縣。再入岳州。或有進策東下取吳越者。獻忠以左良玉駐武昌忌之。迺決議入蜀。時蜀撫陳士奇性率傲。無他籌略。緣幼候代。軍不放鬆。十三隘口無分遮者。賊至梅子坡山而餽以無兵。故入之。秦良玉馳援。眾寡不敵。潰。正月。陷夔府。

賊入萬縣。貢生吳獻棊被執。不屈死。○獻棊被執。強以為參軍。不受。賊怒。斷臂解腕。

而死其子之英痛父亦被磔焉。

時賊攻梁山。邑人高宗舟副榜率鄉勇守北門。城陷。疾歸家。令妻孥皆自盡。作書付僕使問道達父所。而身就家奴二十餘人巷戰。被重傷死。奴輩從之。又執庠生古元直妻譚氏。氏大罵。觸堦而死。賊掩其屍而去。

賊屯萬縣。○江灘水漲。賊不得上。留屯者三閱月。民皆逃避。賊誘以降者不殺。既出。悉驅之入水。

夏四月。恭將曾英敗賊於忠州。○賊至忠州。英率水師迎之。用火攻。燒其舟百餘號。賊死以千計。及英等還守涪州。賊遂悉衆屯忠州葫蘆壩。

參將曾英及守道劉鱗長與賊戰於涪州。敗績。○賊徒健鬪者十餘萬。負載者倍之。置橫陣四十里。左步右騎。翼舟而上。時英與鱗長守涪州水路。趙榮貴守梁山陸路。賊至。榮貴望風先遁。英接戰而敗。退至五里望州關。賊追及。斫傷其頰。英手殺數人。跳而免。與鱗長走南川。

六月二十日。賊陷重慶。瑞王常浩及巡撫陳士奇以下各官死之。○重慶下流四十里。曰銅鑼峽。上江要路。士奇宿重兵以守。六月八日。獻忠入涪。分舟師泝流犯峽。而

己則登山疾馳一百五十里。破江津。掠其船順流而下。十七日奪佛圖關。賊得關。峽反出其下。兵士驚擾不能支。遂潰。賊數十萬。至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衣不解帶。以火灌滾炮擊賊。死無數。於是賊發民墓。凶具負以穴城。而置大炮為火攻。至二十日夜。黑雲四布。賊於城角藏火藥數十筒。晨起。以火箭齊射。約處火發。地裂。城遂陷。王與各官俱遇害。

瑞王常浩。神宗第五子。先自漢中奔蜀。關南道陳白羽與之俱。隴西士大夫多挈妻子以從王。來駐重慶。城陷被執。時天無雲而雷。賊曰。若再雷者釋之。已而王不免。王好佛。不近女色。丞監以下皆化之。吳民有解瑞府糧者。無行費。必厚給資。使早歸。其死也。乘白氣冉冉而沒。人謂之兵解。

陳士奇字平人。漳浦人。閩之能文家也。天啟進士。崇禎十五年。來撫川。緣劾候代。賊既入夔。將吏謂公曰。却事撫軍。可以去矣。公曰。賊自我入川來。我去何以對君父。義與封疆共存亡耳。城陷。與關南兵備副使陳纘。知府王行儉。巴縣知縣王錫。指揮顧景。俱死。○行儉字質行。江南宜興進士。賊縛於演武場。大罵不絕。賊齧之。○錫字古田。江西新建進士。被執。慷慨激烈。與士奇備受五毒。磔死。○景聞城陷。入王府。以己

所乘馬乘玉鞭而走。遇賊呼曰：賊甯殺我無犯帝子。賊戕王景死之。○自瑞王以下死者萬人。是日天大雷電，晝晦，獻怒，架飛砲向天擊之。天為之霽。

按鄴都林明儁作三忠傳，蓋士奇行儉及錫也。而巴人劉道開有列傳行世。

賊斷軍士臂三萬七十餘人。○時重慶軍士尚存三萬七十餘人，賊盡斷其臂而縱之。賊分兵攻合州，諸生董克治起兵拒戰，死之。○重慶既陷，賊即分兵掠合州。克治傾家資募勇壯，殺賊賊大至，過於長安坪，與戰不勝，退據硯中，誘以爵位，不動。相守月餘，賊鑿山梯，舉火薰之，凡三千人，感克治風義，至死無一變心者。時比田橫云：入永川，邑人蔣世鉉集義勇二百人，櫻城固守，後與賊戰於東門，被執，勸之降，瞠目大呼曰：速殺我，不降也。賊寸磔之。○邑孝廉梁士騏遇賊，執之行，欲授以官，大怒罵賊，被殺。秋八月初九日，賊攻成都，陷之。成都王至澍，太平王至淶，巡撫龍文光巡按劉之渤及諸文武官俱死，賊大殺三日。

賊自重慶趨成都，一路州縣望風瓦解，烽火數百里不絕。成都大震，蜀王謀遷於滇。按臣劉之渤力持不可。內江王不聽，與之爭。王以六月十三日成行，守門卒洶洶亂，輜重婦女有被掠者。王適止之，渤與監紀同知方堯相等請王出財貨招募死士，向

東殺賊。王以祖制為辭。於是城中一日數驚。火約局突。雷震宮殿。大雨雹。王思方出財招募三日。人無應之者。而賊從資簡至矣。是時新撫龍文光總兵劉佳印率三十兵自川北入援。謀守禦。而王宗大姓逸去者半。賊薄城下。佳印出戰。賊還。文光見濠涸。急遣郫縣令趙嘉煒。決都江大堰以益之。時賊穴城實以火約。又剗大木長數丈。耑合之。纏以帛。貯約向城樓之。渤等厲眾奮擊。賊卻二三里。未幾雨大作。雷電交加。守陴者不能立。賊縱火攻城。穴西北堰。以火炮擊之。錦江樓崩。木石飛空蔽天。賊蜂擁而入。城破。王率嬪妃沈於宮中八角井。太平王至。謀從焉。文光等俱殉難。賊大殺三日。

成都王至澍。嗣王奉銓長子。萬曆四十三年嗣。城陷。自沈於井。邛妃隨王宮人素馨等相繼從死。德云王先數日赴社稷壇井。剛聞賊入投之。與此少異。

初高皇諸子。蜀獻王好學。帝呼為蜀秀才。妙選名儒。侍講幄。繕寫購藏圖書甚富。而世傳獻王得鴻寶之書於內府。子孫善黃白。治化然皆積不用。至陷藩亦能作黃金。因恃其都為天險。而蜀士大夫以道惡地偏。無復多憂。迨五月。審知國信。七月。傳賊將至。城中人震恐。每夜呼曰。聞至矣。明日又呼曰。獻至矣。王不知所為。謀以宮人遁。

於荒富家亦從孳以出以劉之渤持之不果。蜀世有共德。王號賢王。持以祖宗之制。不典兵。不與民事。故請餉弗聽。請召募弗聽。賊薄城下。始出金購兵。而人莫應。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喪於賊手矣。哀哉。

太平王至淥。嗣王奉銓第四子。萬曆四十四年封。隨居成都。賊入。同蜀王投井死。武

內江王非。

龍文光。柳州進士。以川北道擢撫四川。駐節順慶。聞賊趨成都。星馳赴省。圖拒守。城破。投浣花溪死。○劉之渤。字羽長。寶雞進士。以御史巡按四川。與文光謀守城。被執。賊以同鄉欲用之。之渤大罵曰。死賊。我豈從汝耶。賊縛于端禮門內。擗矢射之。不少屈。臨死。厲聲曰。甯多副我一刀。少殺一百姓。賊磔其屍。一時從死者。按察副使張繼。孟守西道。陳其赤。建昌兵備僉事劉士斗。監紀同知方堯相。成都令吳繼善。華陽令沈雲祚。郫縣令趙嘉煒。教授何名。長史鄭安民。

劉士斗。番禺人。以進士任成都推官。之渤特薦。建昌兵備僉事。賊將入。之渤趨之行。士斗曰。安危生死同此耳。城陷。死之。○堯相。字紹虞。黃崗人。兵餉不繼。與巡按請於蜀藩。不允。遂投王府河。以拯起。次日被執。受害於萬里橋。其絕命詞云。時危節見古。

今同取義成仁且盡忠江水茫茫願借力此身飄蕩赴團風

方家在團風故云

○繼善江南

人賊未至上書藩府勸其出餉募兵累累數百言極痛切王不用城破閻家三十六人同日死難○雲祚字子凌太倉人城陷與之渤士斗俱幽於太慈寺絕粒半月不死賊餽之食誘降雲祚躍起大罵曰吾欲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與二劉同遇害有幼子荀蔚方五歲有人匿之山中得免越二十年始歸○嘉煒浙江監生令鄆縣賊圍城濠涸文光令決都江堰以益之水甫至城陷嘉煒還遇賊射之赴水死其子慶麒自浙走萬里求父屍三年不獲遇堰夫向應泰告以死處為三渡口招魂壘土葬焉○何教授當城破時坐明倫堂鳴鼓集諸生不至夫婦自縊

武臣死者劉佳印佳印川北總兵賊走成都與撫臣文光率三千兵赴援比至賊薄城出戰敗還同文光赴浣花溪死○總兵張奏凱綦江人守東門城陷死○叙南衛世襲指揮同知魯印昌鎮守成都合州人羅大爵山東人劉鎮藩雅州指揮阮士奇撫標叅將徐明蛟都司僉書李之珍或以陷陣死或以巷戰死

鄉官士女殉難者原任順天府治中莊祖詔同弟致仕按察司祖誥祖誥當賊入整衣冠端坐於堂大罵賊遇害○原任東流知縣乾曰貞賊入城曰貞拒之用磚斃一

賊而死。○明經邱之坊。及子庠生祖福。居鄉。賊遣人招之。之坊臥於牀曰。吾受國恩已久。更知誰耶。掉臂復臥。不食死。賊執祖福。叱之跪。祖福曰。朝廷士子。豈為賊屈乎。大罵而死。○諸生王鳴珂妻熊氏被執。賊脅之。氏罵曰。我家婦。肯辱身從汝。賊怒殺之。以上成都縣人

致仕大理寺正王秉乾。城陷。驅閭家投井。以身罵賊。遇害。○原任宣化府同知王履亨被執。至新橋。投江死。○生員何繼皋。以偽學官。楊允升迫諸生應文。大罵自刎死。

三人華陽縣人

閩蜀藩殉國死者。原任給事中吳宇英。原任工部主事蔡如蕙。舉人江騰龍。俱潼川人不就賊死者。內江張於廉。以彭澤令致仕歸。賊迫就偽職。不從。與妻鍾氏同罵賊死。

○安縣明經趙鴻偉。子進士昱。賊召入監。不應。全家罹害。○安縣監生李資生。宣大

總督鑑之子也。賊偏入監。生嘆曰。吾為大臣子。肯屈賊乎。以死自誓。妻董氏年二十

三。願從夫死。並自經。○新繁諸生費經世者。與賊將有舊。賊將欲薦而官之。堅辭。為

賊所殺。○資陽諸生劉宏芳。為賊所得。持扇行歌於道。至西門。從容投石橋潭死。○

大學士縣州劉宇亮。子喬盛。從賊。授之官。使回縣移家。其妻王氏曰。賊之官。汝固可

作賊之妻我斷不為自縊死。○什邡明經李愛芳二女適宗室朱氏弟兄城陷。二朱已先期出。賊大搜藩宗。二朱知不免。投水死。李氏姊妹相謂曰。夫死安歸。聯袂溺於江。○漢州諸生陳雲鵬為賊搜執。欲授以官。不從。死之。

賊略崇慶州。知州王勵精死之。○勵精陝西蒲城人。賊破成都。州人聞風先避。其僕勸之去。勵精不可。具朝服。北面拜。復西向如禮。從容於甬壁。書文山孔曰。成仁數語。書罷。登樓。以利刃縛柱。而露其鋒。貯火藥於樓下。危坐以俟。及報賊騎渡江。縱火藥發。觸刀貫胸以死。賊壯其節。斂墓之。至今所書。雨洗風凌。墨痕不滅。

賊入新津。貢生王源長及妻徐氏死之。○源長邑人。崇禎間拔貢。獻至。揭一聯於室云。存心正大。光明夜可焚香告上帝。立身忠孝。廉節日將披赤事明君。為賊所執。不屈。死。妻徐氏從之。○有袁氏者。諸生監燂妻。燂死於賊。氏聞自經。

賊略漢州。○舉人江禹澤妻陶氏被執。不辱。同兒媳張氏攜手罵賊。引頸就刃。○時張氏婦聞賊逼近。將衣服週身縫固。投井死。賊退數日。出其屍。顏色如生。

賊略彭縣。士民祝丕傳魯城隍等死之。○丕傳邑諸生。孫可望至彭。丕傳負母逃避。樊家場。賊追及。欲殺其母。求以己代。不許。遂大罵。母子罹害。○劉昌祚亦邑諸生。匿

山中被執不屈死。○魯城隍失其名。城隍其綽號也。賊執至成都。大罵割其舌。嘆血奮罵賊。怒寸剝死。○有業醫徐履端者。賊至脫衣履置觀音岸上。赴水死。○劉時雨妻黃氏。攜七歲子。避賊於雷打廟。賊至脅以兵。不從。殺之。○邑趙姓妻官氏。威遠人。賊屠縣。氏先將數女縊死。後自縊。○入什邡。邑人顧存志妻賈氏。焚其室。偕媳縊死。火中賊陷繇竹。邑人楊國柱巷戰死。典史卜大經自縊。○國柱貢生可賢子也。先崇禎庚辰。獻逆獲可賢。挾之曰。汝子國柱守城。召之降。則免。可賢佯諾。臨城語其子曰。賊不滿千。汝第堅守。勿以我為念。賊忿殺之。攻城不克。自是城陷。國柱率士民數萬。與賊巷戰。力竭。罵賊死。大經偕其僕縊死廳中。○時邑諸生陶修吉。同妻龐氏被執。至中途。龐氏給賊曰。我願往。奚縛為。賊寬之。夫婦俱投崖死。○諸生顧天澤妻劉氏。當賊攻城。嘆曰。死之遲早。到底不免。此身豈可受辱。抱幼女投井死。○邑民文仕舉。夫妻同執。賊見其妻勾氏美麗。逼之。氏大罵。賊遽碎其衣。詈愈厲。賊怒。支解之。其夫乘間亡去。○諸生楊元吉妻蕭氏。賊至。語元吉曰。祖宗不可無後。我勢難行。君速避。同死無益也。元吉泣去。賊執蕭氏。氏給之曰。素苦貧。今願相從。賊信為寔。防少間。躍入井死。○邑民王宗道妻袁氏。被執。迫之行。憤怒罵賊。賊殺之。○黃守學。亦邑民。以孝

聞賊圍城。其母柳氏自縊。守學收殮畢。曰。吾當從母于地下。亦縊死。

賊略綿州。○時關南道劉宇揚妻李氏。侍郎劉宇烈妻張氏。大學士劉宇亮妻宋氏。避西山白崖溝。偽將劉文秀訪得之。三氏相謂曰。吾姑昔日涪水遇盜。惡辱投水死。吾輩終有死期。今日受污。異日何以見姑與夫子泉下。遂同縊死。

賊攻仁壽。知縣劉三策。孝廉賈鍾斗。諸生劉士愷等。拒戰死之。○三策。饒州舉人。任仁壽令。賊至。誓死守城。多方捍禦。每對紳士云。事迫矣。吾惟有不動心三字耳。及城破。死之。○鍾斗。崇禎己卯孝廉。同諸生劉士愷。率鄉勇共謀守禦。賊大至。力戰不能勝。俱死之。○諸生龍明新。復起兵拒賊。被執。罵賊死。○又執貢生顧鼎鉉。鼎鉉不屈。賊抉其兩目以死。○諸生陳素。陳應新。左灼。俱殉難。○賊欲污左灼妻閔氏。氏大罵不從。賊殺之。○辜氏女及笄未嫁。聞賊入境。懷利刃。俟勢迫。自刎死。

時并研有雷應奇者。素負俠氣。賊至。曰。奈何。郡縣無一殺賊者。糾義勇拒于高境關。追至桑園。力殺數賊。死焉。

賊入汶川。原任教諭高仲選死之。○仲選。邑歲貢。原任大足縣教諭。城陷。攜其子女投江死。

冬十月初五日。賊陷邛州。上南道胡恆。知縣徐孔徒死之。○胡恆竟陵人。官川南。駐節邛州。賊分兵徇邛。恆命幕客汪光翰。出調兵。并微甯。越守備楊啟泰。將兵來援。未至而城陷。恆與其子之驛戰死。妻樊氏。妾成氏。馮氏。之驛妾周氏。僕京兒。琴來。婢女二。從死。舉家遇害。惟之驛妻朱氏。及幼子莪生。得脫。事定後始歸。○徐孔徒。江西人。城陷被執。賊知其才。欲生降之。不屈。怒其不順。孔徒曰。不屈固不順。降則為不忠。吾不敢不忠也。遂死之。

時賊屯兵文筆山。驅士女登城環守。徹夜鳴鈺。有假寐者立斬。每日未睡。即不許舉火。時遣夜不收百許。繞巷升屋。覘有燈光及偶語者。收之。左右數十家皆坐。

賊陷蒲江。知縣朱蘊羅死之。○蘊羅。湖廣江夏舉人。蒲城陷。率兵巷戰。被執不屈。賊殺之。全家俱死。

邛州舉人劉道貞。起兵拒賊。戰于雅州小官山。大破之。○道貞字墨仙。邛州名士。天啟辛酉舉人。賊陷黎道。貞走沈黎。激勵土漢。與黎州指揮使曹勳。合謀起兵。賊至雅州。道貞及勳拒戰於小關山。大破其眾。斬首千級。賊敗走。自是嚴道以南。不被寇害。十六日。流寇張獻忠。踞藩府稱帝。僭號大西。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賊僭位置。

丞相六部以下等官。命汪兆麟為左丞相。嚴錫命為右丞相。南充江鼎鎮為禮部尚書。彭縣龔完敬為兵部尚書。封養子大將四人為王孫。可望平東王。劉文秀撫南王。李定國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馬元利劉進忠。狄三品。張能第化龍等為將軍。易王府正殿為承天殿。以府門外屋為朝房。詔民間皆稱老萬歲。是日殿前賜各官朝服。令丞相以下朝罷。齊入朝議事。

賊取井研陳氏女。

即相國演女。或云胡氏女。

立為偽后。其迎入也。自南門五里外。架橋高十數丈。

逾城直達藩府。左右五綵欄檻。上結錦綉。絡以明珠。象星辰。首尾懸水晶燈籠。象日

月。一望如長虹亘天。迷離奪目。諭眾曰。天賜后也。封其兄為國戚。不十日。皇后賜死。

其兄亦受極刑。

自是令兵馬于城上大橋出入。

開科取士。中鄉試者八十人。中會試者五十人。以漢

州樊姓為狀元。

姓劉。

榜探皆具。獻自為萬言策。歷評古今帝王。以西楚霸王為第一。

命頒布學宮。所取狀元。後隨川北。不知所終。○或曰。傳臚後。賜美女酒。縱甫歸。令人

就其家斬之。其餘俱以受職死。

賊遣張化龍等陷龍安。○府庠生梁道濟。同妻楊氏。避亂山中。賊執之。使跽。道濟曰。我

讀聖賢書。豈為賊屈膝耶。欲犯楊氏。氏罵曰。我家女。士人妻。爾速殺我。隨夫地下。

足矣。賊縛副之。夫妻至死。罵不絕口。

賊遣劉進忠馬元利等略川北。

是時賊設鑄局。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內外寺院銅像。鎔液為錢。其文曰大順通寶。令民間家懸順民號帖。以大順新錢釘之帽頂。

諸神像首百煉不化。賊盡棄之。後本朝成都知府莫應能拾而埋之北關外。題其碣曰佛塚。

賊錢肉色光潤精緻。不類常銅。至今得者。作婦女簪花。不減赤金。

又行保甲法甚嚴。諸門各設一兵部二都督。譏呵出入。民之出城者。先期報某甲姓名。以某事往。約某日歸。合符而入。有失期及踰時者斬。又將各處石碣碑坊。悉刻明朝年號。有獻忠二字者。盡去無遺。又禁其下勿得觸諱。郡邑人物。有犯必死。

賊又分其兵一百二十營。虎威豹韜。龍韜鷹揚。為宿衛。設都督總督領之。立大營十。小營十二。於南門五里外。中置老營。獻自居之。名為御營。○或云獻坐殿。影見白衣大人射之。頭暈目眩。欲墜座下。不敢坐。常居營中。今其地為御營壩。

時孫可望取漢中。為闖將賀珍所敗。獻親往救。過梓潼七曲山。仰視神廟。題額張姓。

曰。此吾祖也。追上尊號。曰始祖高皇帝。獻不知書。其從官進諛。比於李唐之追堯元。自謂文昌之後裔。宣帝巴蜀。誑耀百姓。建太廟於山。鑄像祀之。落成。賦詩其中。令右相嚴錫命以下。皆和御製。稍遲者斬。詩刻石。置八卦亭內。刻石後為知縣王維坤碎之。王順治辛丑進士長垣人。賊將劉進忠等。破安岳。原任兵備副使賈可進。死之。進士王起峨。起兵拒戰。敗死。○可進。邑人。崇禎庚辰進士。任雲南兵備副使。告歸。安岳陷。被執。罵賊不屈。賊剝皮磔之。○起峨。字如蘇。可進同榜進士。賊至。倡義得萬餘人。與賊戰。敗。歿於陣。賊陷樂至。烈婦荆娘。不辱死。○荆娘。邑人。楊文煥之妾也。買於荊州。因以為名。文煥卒。守節。城陷。為賊所得。大罵不受辱。賊殺之。

賊陷潼川。孝廉李永泰死之。○永泰。崇禎丙子舉人。魁岸善飲。賊據蜀。避老安寺。斷葷絕飲。稱病臥床。賊至。嚴索得之。令偽官昇至成都。張目不言。引頸受刃。○李錦中。州廩生。賊遣偽官致試。佯狂臥地。迫之。遂閉戶自經。

州進士李為鼎。妻吳氏。縊死。孝廉黃績。妻張氏。毆如虹。妻黃氏。貢生楊先憲。妻朱氏。俱被執。罵賊死。時賊取朱氏首去。先憲刻木首。拊屍葬之。

賊至遂甯。原任教諭姚思孝死之。諸生羅璋戰死。○思孝。邑明經。內江縣教諭。賊執

之守義不屈。被殺時羅璋奉母避山中。賊圍之力戰殺數人。母得脫。璋遇害。賊遂至蓬溪。邑人譚性妻被獲。欲污之。大罵不從。殺之。○至射洪。城中人盡逃。有一老儒。遽止之人。告以故。老儒曰。焉有此事。待吾問之。登婢牆。見賊卒蟄集。疾聲向賊云。清平世界。爾等率眾圍城。欲謀反乎。獨不畏王法耶。言未畢。而飛矢集喉。斃城上矣。此殆與桐城二老人相似。

賊寇江南入桐城。人皆走避。一老人自扶杖出。見賊絮語生平窮苦狀。謂不能具主人禮。賊笑曰。若苦如此。何必更住世間。殺之。

又一老人赴其戚屬。值戚家洶洶避賊。老人謂曰。汝曹俱出家中什物。誰與看守。不懼傍人偷竊。汝等俱去。我止於此。未幾賊大至。焚其室。老人被殺。

賊將劉進忠入保甯府據之。○先是聞賊偽節度馬料黎王田明巡撫降賊者寇蜀擾亂川

北。獻兵至。二人敗走陵西。賀珍統前鋒王老虎裨將嚴某後為江提督沈鄭復帥來爭。馬元利敗走。城復失。及珍回不守。獻命進忠入據之。

保甯有張桓侯飛廟。千年矣。初獻攻城。夜出巡壘。見一黑大人踞城上。手持蛇矛。足浸江中。驚怖失聲。如是者三夜。獻詢知為侯神。望空遙祭而去。一城獲全。保甯

數被兵而城中人不至漸盡者候之庇也

通江童子以抗賊死○童子通江人賊犯境邑令李存性守禦甚嚴賊不能近佯為官兵將襲城道過童子給之曰勿言我兵也童子佯應之且走將及城門大呼曰賊至矣賊殺之邑令為具葬於城西祭之以文

時邑人王廷輔妻閻氏聞賊入遁深林中被賊搜執觸樹未死罵賊賊怒殺之奉烏環屍哀鳴不散

賊至東鄉貢生冉璘及其子宗孔死之舉家自焚○冉璘東鄉恩貢賊至挈家避天台寨賊追及同子宗孔被執不屈死其母楊氏妻向氏偕一家老稚登樓自焚

劍州梓潼等處俱陷於賊○賊遣兵徇梓潼諸生蒲先春妻趙氏投江死魏元良妻趙氏投繯死○入劍州諸生李一鴻妻被執賊偏之大罵副其腹而死貢生張公選女逃至石子嶺賊追及登石上罵賊賊撞其齒落盡仍罵不絕以刃穿胸死○入昭化生員賈胤昌母李氏任如水母吳氏俱為賊虜並罵賊死○入廣元諸生李猶龍抗節不降為賊所殺

賊將馬元利下順慶守之

原任禮部郎中李含乙起兵復廣安州。不克死之。○含乙渠縣人。由進士任禮部郎中。丁憂里居。賊至。破家募士。得數千人。圍廣安城。幾復。適馬元利來爭。力戰被執。死焉。○邑人王樹極。從含乙為裨將。含乙敗。為賊所獲。樹極已潰圍出。遠見之。反戈殺數人。被執。亦不屈死。

賊陷西充。南充營山諸邑。原任御史李完。諸生樊明善。陳懷西等死之。○李完西充進士。官御史。致仕歸。賊入西充。死難。○樊明善。南充學生。聞京城破。大恸。時撫軍龍文光駐節順慶。明善喪服詣軍門曰。鼎湖新逝。臣子不共戴天。公聞變三日矣。而無所施為耶。文光深謝之。至是破家禦賊。死。○陳懷西。南充武生。賊誘之官。懷西曰。甯作明朝武生。豈為逆賊元老。賊斬之。懸首東門。其子元痛而死。時西充學生馬孫鸞。見賊殺懷西。大罵。割舌死。○營山諸生王光先。當賊犯城。率義勇戰於北關。被執。脅之降。不從。遇害。○大竹武生王蘋。聞賊入川。語其父曰。食國家水土。力不能報。畢命可耳。父然之。及賊至。其父拔刀相迎。殺數賊。力竭死。遂擒蘋。蘋罵不絕口。死之。○賊破儀隴。有王爾讀者。邑人王皋家僕也。賊追縣令李時開。將及之。爾讀奮身禦賊。令奔

其時婦女死者南充黃氏氏太史黃輝孫女。夫早死教子成名。聞賊至泣語子曰爾幸遊泮我終身苦節。值茲寇亂敢求活耶。我死汝弗事賊即報汝父母矣。遂縊。○西充杜氏避賊於張村溝。被獲罵賊不從。斷臂以死。○孝廉陳扆女年十六未字。值賊至隨父母走避射洪。為賊所得。強之行。罵賊賊怒殺之。○貢生張高選女年二十賊據西充與父母同被執。賊給以好語。女大怒罵賊死。○儀隴楊氏兵池劉氏俱為賊所獲不從。死之。○巴州廩生楊日昇妻李氏被擄奮身投江死。

賊掠眉州

賊陷夾江置偽官守之。○邑貢生黎應大潛於家結鄉隣之倡義者以圖恢復。事露賊支解之子照斗照遠照鸞同日遇害。父子至死罵不絕口。三日後猶凜凜有生氣。賊陷嘉定改為府以偽官任元祐守之。○賊入州執庠生郭大年殺之。大年妻楊氏曰願同夫死。迺出其幼子付姑從麗正門城上躍入江中。

入捷為舉人周正陳天祐抗節死。○偽守任元祐促周正之官正不從罵賊被殺。其子成儒與少弟議以家屬托其叔曰臣死君子死父其分也。共奔賊營抱父屍大哭。賊並殺之。○陳天祐夫妻同執並拒賊死。賊抱其二女置輿中。昇經學前二女抗聲

曰。我陳氏女也。往與父母同死一處。斷不玷我鄉里。到營門見父母屍。踴身撞石。指賊大罵。俱遇害。初賊索諸生省試。邑人彭大同。張廷機。並被難。大同妻任氏。設酒殺要鄉鄰親戚。永訣自縊。廷機妻梅氏。投水死。時稱雙節云。

賊分掠榮縣。知縣秦民湯死之。○民湯漢陽人。賊至被執。不屈。盡射而死。

賊陷叙州。原任湖廣布政司尹仲死之。○尹仲字子求。宜賓人。萬曆戊戌進士。歷官陝西提學。湖廣布政司。以節義文章自負。尤工書法。避亂山中。為賊搜獲。大罵賊。賊重其名。欲生致之。昇至井研。罵日益厲。賊不堪殺之。妻邵氏。妾夏氏。長子尹恩。婦楊氏。並盡節。○同邑舉人周元孝。亦以不受偽職死。○時諸生熊兆柱。倡義討賊。李師武附之。兆柱被獲。大罵曰。天運至此。任爾戕戮。賊剝皮懸之城門。令出入者擊之。師武被磔。○諸生魚嘉鵬。率眾殺偽官。為賊所縛。拷訊其黨。厲聲曰。我自為之。恨不擒斬獻逆耳。他人何與。賊剕死。○諸生劉苞。晏正。寅。王應世。俱不屈死。郭大勳。閻門。罵賊死。李合宗。梁為憲。械至成都。面罵。蘇忠死。時邑人總督樊一衡。方奉永明王命。入川討賊。夫人李氏。方伯文續之女也。家居。為賊搜執。繫諸郡獄。以辱之。夫人大呼曰。我夫奉天行討。誓必殄滅。賊類。繫我何恩。厲罵賊。賊殺之。裂其屍。棄之於途。

樊一若妻夏氏年二十被執奪刀自殺賊怒懸其髮于梁支解焉○兵部侍郎劉之綸妻楊氏孀居賊至逼之夫人曰我命婦也豈為賊屈賊副其兩乳而死○諸生余智與妻楊氏俱執同罵賊死周壩有渡子者業操舟命之渡不應問船所在亦不應賊脅以刃忿怒拳擊賊賊殺之

敘州諸屬邑俱陷○筠連人蘇亮工妻母氏為賊挾之行至鳴鳳岡墜崖死○高縣人陳徵女三姑避落角洞中洞破投水死○珙縣舉人向科原任江陵縣里居賊入索之閤家殉難○慶符人張祖周聞賊至語友人曰百年有盡何貪生為投起純潭死○隆昌諸生劉茲為賊所殺執其妻盧氏強之行氏始曰必見夫屍過行及至死所抱屍痛哭大罵賊死之○廩生范璵妻胡氏抱幼女逃被掠母女俱死○賊入納谿邑有二王氏一為生員閔翼聖妻避兵蘆鄉賊劫之投繯死一為生員易衍禹妻被獲不受污投崖死

賊入瀘州紳士韓洪鼎方旭等死之○洪鼎州人以孝廉任澤州牧歸里賊至同原任推官韓大賓俱不屈死○方旭及方伯元曾薦祚鍾子英皆諸生也賊掠生員至營中有泣訴求脫者旭叱之曰我輩受國家養士恩三百年矣恨不能啜賊肉以報

國尚欲覲顏求活乎。丈夫死即死耳。乞憐何益。賊怒支解之。伯元亦罵賊被殺。薦祚投水死。○子英聞賊至。嘆曰。吾讀聖賢書。何忍立此世乎。與其妻攜手沈於江。瀘州衛指揮使王萬春起兵拒賊。敗死。○萬春見賊入。所至多降。忿怒率七兵拒賊。轉戰數日。兵敗就擒。不屈。並其家死之。

七寶寺僧晞容。糾眾破賊於豹子洞。○賊攻豹子洞。晞容奮臂曰。洞中數百生靈。豈可坐視其死。糾鄉勇五百人拒戰。身先衝殺。賊大敗。洞圍解。於是簡練精悍。與之相持。先後殺賊千計。一日賊突至。遂為所害。

先是瀘有湯名揚者。天啓間。蘭寇起。集義勇百餘。隨大司馬朱燾元征討。以功授松潘守將。時有邊警。名揚自龍安轉戰三百里間。築砦堡十數。拒寇。累績至副將。涼賊入蜀。撫鎮檄名揚為前鋒。遇偽帥虎頭卜數戰。敗之。賊悉眾圍二郎關。援兵不至。卒飢戰且死。名揚身被數十創。猶舉刀殺賊。賊爭磔之。事聞。賜廕祠祀焉。

清 丹溪生彭遵泗啓泉編述

起乙酉止丁亥

乙酉順治二年○時獻賊據全蜀

春正月。舉人劉道貞以兵復邛不克。賊滅其家。○初道貞攻賊於小關山。賊還據邛。至是道貞謀恢復。命子睽度以兵來爭。賊搜獲道貞妻王氏。環刀械頸。令招其子。王氏大罵不從。分其屍投之城外。舉家百口俱死。睽度亦以戰歿。

時賊脅緜州諸生葉大賓收邛。大賓佯受之。密通紳士軍民。相時舉事。始以計給賊將曰。蒲江要害。聞有警。須調兵往。賊信之。分其衆千餘去。翌日。又曰。大邑隸邛。係將軍責。恐有變。亦宜調兵往。又分其衆千餘去。賊衆既分。大賓矯令殺賊帥。潰其卒三千。保護州民萬餘。奪西門而去。

三月。故明諸臣起兵攻叙州。取之。○初閣部巴縣王應熊奉永明王命。總督川湖雲貴軍務。鼎辦川寇。時諸郡惟遵義為王祥所守。未破。應熊入居之。縞素誓師。開幕府。傳檄討賊。而總督宜賓樊一衡適至。命諸郡舊將會師。大舉起甘良臣為總統。副以

侯天錫屠龍合叅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所携潰卒得三萬人。是年三月攻叙州。斬賊數千級。走偽都督張化龍。復其城。馮雙禮來爭。又敗之。孫可望來援。相持一月。一衛糧盡。退屯古蘭州。展退屯江津。賊迺截朱化龍於羊子嶺。化龍率番兵衝擊之。賊驚潰遁去。是時副將曹英叅政劉鱗長及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方破賊於重慶。屬兵十餘萬。來奉一衛節制。

李研齋長祥記云。獻忠陷成都。蜀殘甲並草澤聞諸忠勇。合兵中江射洪間。約十餘萬。阻山壁水。整飭甲冑。獻忠忌之。時閣部王應熊駐師遵義。去中江射洪千餘里。呼應不及。王又慎惜名器。蜀之來言情與請劄付者。多不遂意。軍中舊官稱官。他惟稱義士。無以臨衆。忽傳山中有王。內江王也。使人視之。容貌顧盼。英雄異常。軍中大喜。思得王監國。不受閣部節制。共往迎王。王至。歡呼相賀。因請視事。王不得已任之。遂於軍中設官職。定尊卑。安養百姓。訓勵士馬。十餘萬衆。無不帖然者。軍中亦為王建行宮。選后妃備宮女。募內侍。又拔戰士充御營。亡何賊至。出師與戰。大敗。數戰數敗。軍中搖動。王迺自將兵出戰。大捷。賊益兵來。王又出戰。又大捷。生擒數百人。降千餘人。王皆編入御營中。一日獻忠自以大隊至。對壘未合戰。御

營兵噪各營驚亂獻自外攻擊御營從內殺出十餘萬兵斬艾奔竄盡矣內江王蓋賊也獻使之來偽為王以破壞我師者

雅州知州王國臣以州降賊○國臣西安人初通關將馬熾繼又歸獻忠先與下南道胡寅不睦將執以與賊寅逃入土司高克禮家而土司楊姓者與高世仇互相攻殺楊之裔又欲因亂弑兄之明降賊遂執胡寅並家口數十人送獻忠殺之

天全六番招討使楊之明成都進士朱倬尹川北舉人鄭延爵起兵拒賊敗績俱死之○之明等合謀起兵與賊戰於雅州飛仙關兵血俱擒為賊剮於會城南門外延爵逃至總崗山收兵再戰歿於陣

黎州宣慰司馬京及弟亭起兵討賊○初賊以蜀人易制惟黎雅關土司難於驟服用降人為招誘鑄金印齎之易其章馬京者漢將馬岱後也年十六得印擲之地誓眾不服時偽遊擊苗姓率眾赴黎雅任京密令通把調集番眾與亭攻之擒偽弁七十餘人於演武廳申明大義斬首祭旗起兵討賊

馬京馬亭及土千戶李華宇指揮丁應選富庄七姓與賊戰於龍觀川大破之斬其偽帥方總兵○京兄弟起兵令白通使及白震翠招致富庄七姓子弟頭人姜黃奈

蔡色張等。土千戶李華宇者。年八十矣。亦率眾至京。即以七姓畀之。而海棠堡指揮使丁應選。甯越守備楊起泰。以觀察胡恆之檄。引兵入援。聞恆死。遂與京兄弟合。得兵萬餘。至雅州觀川對岸。與賊大戰。殺數千人。陣擒偽帥方總兵。斬之。賊敗歸京。遂恢復黎雅。

賊大殺偽從官。○初。孫可望自漢中還。時偽官連名狀送之於郊。可望不敢隱。陳之獻。怒其沿故朝陋習。按名棒殺二百人。忽一日。殺從官三百。或言其太甚。獻曰。文官怕沒人做耶。因朝會拜伏。呼蔡數十下殿。蔡嗅者。引出斬之。名曰天殺。又創為生剝人法。若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偽兵書龔完敬。以道不治。用前法剝。實以藁衣冠。以狗於市。一祭酒某。以生辰受諸生禮。僅值十錢。其誅法一如完敬。各諸生集而觀之。偽禮書江鼎鎮。以郊天祝版不敬。杖之百。閣門自經死。右相嚴錫命。家在絲州。獻過其地。見宅第壯麗。即命斬之。

賊大殺紳士。○賊各州邑安置偽官。查檢鄉紳學校。詭云選舉。用軍令嚴催上道。不至者。孥戮。並坐比隣。既集。令之由東門入。西門出。盡斬之。

賊集諸生。出新製黃旗。縱橫各一文。令書滿幅大帥字。畫欲如斗。又一筆揮成。能者

免死。夾江生員王志道，縛州為筆，以大缸貯墨，濡三日，提出直書，不爽毫髮。獻熟視曰：爾有才如此，他日圖我者必爾也。立用祭旗志道一字念秦。夾江學生工書，死時年二十七。余外曾祖也。

賊詭稱試士於貢院前左右，設長繩離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過繩者，悉驅至西門外青羊宮殺之。前後近萬人，筆硯委積如山。惟二士年幼，不及繩，留作書記。一忘其名。一嘉定歐養直也。○後賊奔川北，挾之以行。鳳凰山之賊脫身歸，流寓丹棱，與余叔祖連姻，所作紀亂一書，載獻事頗詳，今無存矣。○又詭試武生，時禁民間畜馬，武生之至者，命集教場，出廐馬最犍劣者千餘，驅之使騎。甫乘，合營大噪，發巨炮，振金鼓，馬奔人墮，踐踏成泥。賊撫掌大笑。○一云賊稱帝成都，以出兵數敗，攘袂瞑目，思咀嚼蜀人會朝天關，獲諸生顏天漢等通書，自成大怒，因殺士於青羊宮。○或云獻兒時，隨父販棗至內江，以驢繫紳坊，糞溺汚石柱，紳僕罵之，鞭獻父，喝令以手掬付他所，時獻在旁，怒目不敢爭，臨去誓云：我復來時，必盡殺爾等。方洩我恨。○或云獻忠敗於鄖陽，竄於深山，飢窘，聞某寺僧饒錢穀，劫之。時有諸生數十，在寺肄業，皆避去，而寺僧擅奉勇者百餘人，相與謀曰：我等出敵，彼敗終不忘情，不如嫁禍他人也。

遂著諸生巾絮賊。賊大敗。死者大衆。以是積怨士子。遷戡於蜀。

蜀民共起殺偽守。收令判等官。○賊所破郡邑。置守收令判等官。緝捕百姓。時四方兵大起。民之荼毒未盡者。斬木揭竿。糾集殺賊。一時偽官或刺於庭。或生畀之火。或投之水。幾於殆盡。

秋七月。賊屠成龍二屬州邑。○初。賊自為聖諭六言云。天以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命右相嚴錫命作註解發明之。刻諸石。至是。與偽相汪兆麟謀遣馬元利、張能奇等。分剽成龍所屬州邑。並長吏誅之。兵到處有烟火者。將吏必斬。其偏裨不忍行刑。多自經於道路。有一縣人。先期聞之。向酒家索醉。聽死。酒家一日累千金。初大喜。繼又大慟。皆义手委股。以就剝剝。無一人得或免者。

偽撫南劉文秀屠邛州。○文秀復至邛。取遺民萬餘家。悉屠之。又殺僧道千人。於是行盡勦法。立搜山。望烟等頭目。踪跡高山大谷。有匪崖洞者。舉火薰之。邛蒲二百里。盡為血肉之場矣。

劉文秀入丹稜屠之。○賊陷丹稜。踞其署。驅城中民於西門外濟橋殺之。屍與橋平。水為之過。又遣兵搜鄉。以長繩聯絡男婦。每數十為一羣。賊前後各一人。跨刀執杖。

擁至江陵廟鐵馬。遂刻北門山為教場。操兵三月而去。

先大父五吾公諱萬崑。時謀拒賊。偽持牛酒偵賊營。門軍止焉。縛見嵩。以計免。且給賊旗持歸。聚壯勇守險阨。賊入鄉者。輒殺之。一日有打糧賊三百人突至。設伏擒獲。誅之於三溪口。賊不敢近。一鄉獲全。

賊入洪雅。○邑人祝之茂妻楊氏之至。妻妾二陳氏之恆妻宿氏之郊妻王氏少女祝氏皆庠生祝錢之媳與女也。避亂山中。為賊所劫。六氏拜別父母。自投水死。

邑人余飛率眾破賊於花溪。○花溪去縣四十里。背枕飛仙關。前面青衣水。極為險要。賊至。飛誓眾拒之。預伏壯勇數百人於山谷。而以羸弱者誘賊。賊遂入隘中。伏發急不得出。飛奮勇截殺。斬獲二千。賊大沮喪。沿江遁。

賊攻南安鎮。千總周鼎昌大破之。奔還成都。○賊由青衣江下夾江。攻南安鎮。邑人周鼎昌以千總奉閣部王應熊檄來保鄉里。豎木為城。率眾拒守。賊攻不下。因作浮橋為長圍計。鼎昌令善泅者潛泳水中。而腰鑊以斷橋絡。賊將卒沈水中。餘賊反奔南岸。鼎昌蹙攻之。賊大敗北。其所擄掠幾盡。奔還成都。不復至。

賊除成都居民。○初賊陷成都。大殺三日。以孫可望諫少止。因列兵為甬道。簡閱其

民壯男少婦。選入營中。民間父子夫婦。皆失散無復聚者。已而遣兵四出。脅令歸誠。所在郡邑。建官分理。征輸苛暴。殘殺日滋。民心憤畏。合謀拒賊。遂殺偽官。獻遂詐言於衆曰。有天書夜墜庭中。命我勸絕蜀人。違者罪不赦。因聯百姓十人。為一縛。驅至中園。盡殺之。○中園先主昔日練兵處也。

冬十有二月。賊殺醫僧匠役。○太醫院有舊製銅人。賊以楮幕其關節。召諸醫至。考驗鍼砭。內有一穴。差者立死。一時業醫者皆盡。○太慈寺僧近千人。初因藏一宗室。闔寺俱斬。至是並拘會城內外寺院僧道戮之。○初蜀織工甲天下。特設織錦坊。供御用。而蜀始封獻王好學。招致天下名刻書。備集成都。故蜀多巧匠。至此盡於賊手。無一存者。○或曰。孫可望獨留錦工十三家。後隨奔雲南。今通海緞。其遺製也。

丙三順治三年○是歲十有二月。獻忠伏誅。

春正月初五日。賊將狄三品等屠眉州。○先是乙酉十月。賊遣偽帥狄三品等駐眉。是年正月初五日。忽下令。驅城中人集道姑巷原田壩上。至則以兵圍之。數重。凡五千餘人。悉殺之。

時賊入川南。先期傳令云。除城盡勦。民不悟。以為入城可免也。扶老挈幼。求避城。

中。故賊至得聚而殺之。而城中居人。或知其故。預有免脫者。

眉民陳登皞倡義破賊於醴泉河。又破之於東館。賊遁。○登皞眉州里民。混字鐵脚。極憤賊殘酷。裂衣為旗。招集四鄉遺民。得數千。樹柵醴泉河上。賊攻之。登皞率衆白倍鋤。一戰殺賊三百。賊懼。從間道潛移東館。登皞復遣壯士持酒米雞豚迎於道。賊納之營中。夜半襲賊營。壯士從中鼓噪殺出。賊大駭競奔。復斬首數百級。賊遠遁。登皞自是以鐵勝名營。倡義者悉歸之。三年中。無一騎敢犯境者。後為嘉定向成功所殺。成功亦當時起兵拒賊人也。

三月。叅將楊展恢復川南。○初賊取嘉定。置偽官守之。展起師潛身入捷。為擒殺偽令州人聞。爭開門迎展。偽太守逃去。展遂取嘉定。獻遣劉文秀。秋三品。來攻。為展所敗。退回成都。展遂合遊擊馬應試。盡復嘉眉。邛雅諸州邑。於時故總兵賈聯登及中軍楊維棟。取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取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涪陵。其他據城邑奉調者。洪雅則曹勛。及監軍范文光。松茂則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譚弘。譚誼。樊一衛。移駐納溪。居中調度。與督師應熊會瀘州。檄諸路刻期並進。獻始畏懼。

賊殺所獲婦女小兒。○賊以婦女累人心。悉令殺之。有孕者。剖腹以驗男女。又取小兒。

每數百為一羣。圍以火城。貫以矛戟。視其奔走呼號。以為樂。

賊分道搜殺。四路遺民。○賊以遺民逐殺偽官。而四方兵漸益。日迫。忿然曰。川人尚未盡耶。自我得之。自我滅之。不留毫末。貽他人也。于是令偽帥孫可望等四將軍分道出屠。窮鄉僻壤。深崖峻谷。無不搜及。得男手足二百雙者。授把總。女倍之。官以次進階。可望等或日殺四五縣不等。童稚手足不計。止計壯男女手足。寅出酉還。比賞格有逾十倍者。獎以為能。有一卒。日殺數百人。立擢至都督。嗣後賊營公侯伯甚多。皆屠川民積功所致也。正月出。五月回。上功疏。可望一路殺男女若干萬。文秀一路殺男女若干萬。定國一路殺男女若干萬。能奇一路殺男女若干萬。獻忠自領者名為御營老府。其數自計之。人不得而知也。又有振武南廠。七星。治平。虎賁。虎威。中廠。八卦。三奇。隆興。釜戈。天討。神策。三才。太平。志正。龍韜。虎略。決勝。宣威。果勇。等營。分屠川南川北。而王尚禮在成都。復收近城未盡之民。填之江中。蜀民於此真無孑遺矣。賊檢殺衛軍及各營新兵。○獻賊復檢各衛軍及各營新兵。年十五歲以上者。殺之。各路會計。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二萬六千有奇。家口三十有三萬。成都北威鳳山起至南門桐子園。綿亘七十里餘。屍積若喬嶽然。

賊攻川南諸州縣俱大敗而回。洩怒士卒。以婦女財物累衆軍心。不肯致死。移營之日。有金銀必棄。見婦女必殺。其留屯久者。或已成夫妻。有子女。軍行發令。輒大慟。毀中園浮圖。穴其下。置礮崩之。兵之壓而死者萬人。又伐木造船數千。由山路曳入水。或數十里。或百里。稍息而休者。之死。若闔營犯法。裝大艦沈之江中。于是左右親信。各生畏心矣。南門營中大營兵懼誅。開門散走。差豹韜等四營。追及於大嶽。二千餘人盡坑之。獻忠欲北行入陝。惡其黨太多。曰。吾初起草澤。從者五百人。所至無敵。今日益多。前年出漢中。為質珍所敗。非為將者。習富貴不用命。即為兵者有所貪戀。懷二心。吾欲止留發難時。舊人即家口多者。亦汰之。則人人自輕便。所向無前。汪兆麟慙思之曰。恐兵知而先謀。奈何。若不先立法。責之各將軍都督等。多置邏者。以伺察。營伍有偶語者。及微過。俱置之法。并連坐。如此則殺之有名。無覺者矣。密議已定。諸營尚未知。猶習故態。角射醜酒縱博。嬉笑怒罵。如平日。邏者至。輒收治。自誣服。並及其家。是日所殺即十餘萬人。于是人人惴惴。無敢出一言者。邏者無所得。每於夜靜踰垣穴壁。入伏窟下。及床第幃幕間竊聽。但有笑語。即躍出收繫。并其家屠之。

賊大殺偽都督總兵等官。○偽總兵溫自讓。入川人。不忍無辜戮其下。棄妻子。夜率

所部百餘遁去。獻自引驍騎追之。自讓脫走。所部兵俱自殺。他如偽右軍都督米脂張君用八卦營。汝州王明振武營。麻城洪正隆隆興營。潁陽郭亂三奇營。鳳陽宋官永定營。合肥郭尚義三才營。山東婁文干城營。六安汪萬象援勤營。甯難彭心見決勝營。周尚賢定遠營。張成中廠營。萬縣杜興文英勇營。黃崗張其在天威營。開封王見明龍韜營。麻城高元及志義天討金戈神策虎威虎賁豹韜虎略等營總兵。失其名。俱以搜括無功。坐狗庇誅殺。或剝皮死。并其家口部落盡斬于河。

賊嗜殺出天性。偶夜靜無事。忽云此時無可殺者。遂令殺其妻。及愛妾數十人。惟一子亦殺之。令素嚴無敢爭者。晨興召諸妻妾。左右以告。則又怒其不言。舉左右奴隸數百人悉殺之。嘗怒目視一童子辟易。病二日死。其殘虐如此。又禁不得私藏金銀。有至一兩者。家坐誅。十兩者。生剝其皮。人或沈井中。或害幽室。被獲亦按連坐法。告捕者。即以其家妻妾馬匹給之。于是豪奴悍婢爭訟其主焉。

賊天性特與人殊。恆醉柔而醒暴。一日不流血滿前。其心不樂。嘗厭苦朝會。擲所御冠。舉足蹈其中。索侍者帽著之。迺快。

殺人之令。有以語犯死者。有以事犯死者。有令健卒羅織而按戶以死者。有言事小

兒夜行街巷。聽人陰談。白堊識其門而收之以死者。一小兒聞人俚語曰。張家長李家短。具陳之。獻笑曰。此我家勝自成之兆。遽命釋焉。

殺人之名。割手足謂之匏奴。分夾脊謂之邊地。鎗其背於空中。謂之雪鰓。以火城圍。又小兒謂之貫戲。抽善走之筋。斷婦人之足。碎人肝以飼馬。張人皮以懸市。

又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於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即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賊盡墮州邑城。○遣偽將分墮之。

按磔牛犬。○時令取犬牛盡磔之。毋為後人道種。

叅將楊展大破賊於江口。焚其舟。賊奔還。○獻聞展兵勢甚威。大懼。率兵數十萬。裝金寶數千艘。順流東下。與展決戰。且欲乘勢走楚。變姓名作巨商也。展聞。逆於彭山之江口。縱火大戰。燒沈其舟。賊奔北。士卒輻重。喪亡幾盡。復走還成都。展取所遺金寶。以益軍儲。自是富強。甲諸將。而至今居民。時於江底獲大鞘。其金銀錫有各州邑名號。

王祥。曾英。以兵趨成都。○王祥。綦江人。勇悍著聞。為九圍子監官。守遵義。賊不敢窺。

至是與曾英進兵討賊。賊益畏蜀將。遂決意行矣。

賊毀藩府。走川北。○獻自江口敗還。勢不振。又聞王祥、曾英近資簡。決走川北。將所餘蜀府金銀鑄餅及瑤寶等物。用法移錦江。錮其流。穿穴數仞。實之。因盡殺鑿工。下土石淹蓋。然後決堤放流。使後來者不得發。名曰錮金。又盡毀宮殿。墜砌堙井。焚市肆而逃。

時府殿下有盤龍石柱二。亦名擎天柱。賊行。取紗羅等物。雜畏數十層。以油浸之。三日後舉火。烈焰冲天。竟一晝夜而柱枯折。

楊展追賊於漢州。不及。封遺骨而還。○展聞賊遁。急引兵追之。至漢州。賊已去遠。因盡收暴莽骸骨。叢葬焉。識其碣曰。余奉命討賊。提師過此。憐爾白骨之慘。用加黃壤之封。

冬十有二月。王師西征。追賊於鳳凰山。擊之。獻忠伏誅。○賊保甯守將劉進忠。部下多蜀人。獻至。惡之。謀坑其衆。漏言於閩者。進忠大恐。獻忠又下偽詔。用秦人鄙語。罵進忠。進忠忿怒。時我朝肅王方奉命西征。至漢中。進忠赴師迎降。王問獻所在。曰。在南充。西充。交界金山鋪。去此千餘里。馳五晝夜可及。王命導師疾行。至西充之

鳳凰山。會大霧。王潛勒軍登山。賊謀者知之。以告獻。素駭。又以進忠守朝天關。不虞。大兵之至也。斬謀者以徇。曰。此羣獠求食耳。清兵豈能越朝天關耶。少頃。又告。又斬之。三報亦斬。王詢得之。揮鐵騎促賊營。時方辰食。獻衣飛蟒半臂。含飯。率牙將數十人。倉皇出視。進忠指善射者。章京雅布蘭射之。一矢中其喉。拔矢視之。曰。果然。清兵也。逃伏積薪下。我兵尋得。曳出縛之。王過。拔佩刀。仰而祝天曰。獻忠罪惡滔天。流毒萬姓。予受天子命。奉行天誅。謹敢為百姓復仇。祝訖。親加刃於獻。磔殺之。尸之轅門。士女往斫之。骨月糜爛。殆盡。獻臨終。猶怒目視其部下之降者。四養子兵潰東走。○一說。獻忠被射時。拔箭在手。向陣大言曰。咱生在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伏殺而斃。獻在成都。忽謂今入厄運。三年中莫可支吾。獨有遜世埋名。入深山苦修數載。可免耳。過此仍橫行天下。欲入武當為道士。不果。伏誅時。年四十二。

初成都東門外沿江十里。有鎖江橋。橋畔有迴瀾塔。萬曆中。布政司使余一龍所建。獻登其上。見內城宮殿。語從官云。橋是弓。塔是箭。彎弓正射承天殿。遽命毀之。就其地修築將臺。穿穴取磚。至四丈餘。得一古碑。上有篆文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歲逢甲乙丙。此地血流紅。妖運終川北。毒氣播川東。吹簫不用竹。一箭貫當胸。炎興元

年諸葛孔明記至肅王督師。攻獻於西充。射殺之。迺知吹簫不用竹。蓋肅字也。獻初破武昌。有大志。不甚殘殺。政府曰。天授江夏縣為上江縣。鑄西王之寶。嘗題詩黃鶴樓。令其下和之。以周文江為兵部尚書。張其尊為前軍都督。李時榮為巡撫。謝鳳洲為守道。蕭彥為巡道。陳六叔為學道。給偽勅印。各予賞賜。有差。開科取七十八人。補二十一州縣。詐收人心。未若入蜀之酷烈也。

甲申十一月初十日。賊忽驅人至成都東門外洪順橋。殺之。舉刃時。迅雷奮擊者三。獻怒。指天曰。爾放我下界殺人。今迺以雷嚇我耶。用三炮還擊之。是日死骸激水橋為之折。或曰。即今九眼橋。獻所復修者。

獻敗時。有侄某。潛身削髮。隱於灌縣之三十六峯。號疤和尚。世定後時。時出遊。余伯楚錫公所遇之。問賊叢事。云。獻忠初起。原圖脫禍。無意殺人。至湖廣。率同輩五六。夜盜武當山大廟金頂。甫上。見王靈官持鞭喝云。快去。若非上帝放汝收生。定打殺汝。因此自負為奉天殺人云。爾獻侄面上有火藥燒痕。故號疤和尚。問其名。終不答。康熙四十年。其人尚在。

或云。殺諸生時。每人給一元寶。令頂於首。東入西出。斬一生。取一寶回。笑曰。欲賣頭。

乎。殺爾還是我的。

賊每屠一方。備記所殺人數。貯竹園中。人頭幾大堆。人手掌幾大堆。人耳鼻幾大堆。所過處皆有記。

賊遇病弱者。多割鼻斫手。斫手之令。男左女右。若誤伸者。兩手俱斫。至小兒幼女。棄道旁。視馬蹄。或擲之空中。以刃迎之。

賊酷好朋友。遇相知。徹夜歡飲不懈。及去。厚贈之。而預遣人伏中途。斬其首歸。納櫝中。載之以隨。軍中獨飲不樂。令人啟櫝曰。請好友來。取頭遍列席間。持盞酌勸。款洽若對生人者。名為聚首歡宴。

賊斫婦女小足。疊累成峯。與愛妾酣飲其下。忽仰視云。更得一足。合尖方好。妾舉足戲曰。此何如。獻云。使得。立命斬之。○一云。賊偶沾瘧疾。對天曰。疾愈當貢朝天蠟燭二盤。眾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婦女小足。堆積兩峯。將焚之。必欲以最窄者置於上。遍斬無當意者。忽見己之妾足最窄。遂斫之。灌以油燃之。其臭達天。獻以為樂。

賊殺人時。有峨眉張姓者。為賊殺於南關外。頸裂而喉未殊。伏積屍中。夜定後。見有呵道來者。威儀赫奕。儼如王公。既至。令吏持冊按名點屍。每一呼。死者提頭起。

立點畢去。張討其無名。起詢從者。云府都城隍也。張隨蘇沿堰渠伏行數十里。天明逸去。至康熙六十年尚存。頭上刀痕宛然。人呼為張所頸。子孫甚眾。亦有登岸者。每何人言獻忠時事。

或云賊欲屠保甯府屬禪僧破山。為民請命。賊令持犬豕肉以進。曰和尚噉此者從汝。破山曰老僧為百萬生靈。忍惜如來一戒乎。遂嘗數鬻。賊因免之。

賊所過處。公廨民居。園林亭館。寺觀樓閣。悉為瓦礫。所存者惟文昌關帝二祠。蓋關帝秦人所尊。而文昌則彼推尊為太祖高皇帝者也。故重修七曲山大廟。又建關帝祠於東。皆極鉅麗。

或云獻過梓潼。夢文昌帝君微之。欲致祭。令士人為文。獻不解。輒殺之。蜀士被禍甚眾。後屢易皆不屬意。獻大聲曰。咱自做。咱念。爾輩書之。其文曰。咱老子姓張。爾也。姓張。為甚嚇咱老子。咱與爾聯了宗罷。尚亭至今川人常以為笑。○又云獻初過梓潼。夜夢人以宗弟紅東來謁。誠以勿殺邑民。晨起詢人曰。此文昌帝君也。神姓張。獻云。咱一家兄弟。何忍殺之。梓潼得全。

羅江縣南落鳳坡。有漢龍鳳二公祠。祀武侯龐士元。獻將孫可望燬之。夜夢士元

為屬懼而斬之。杜麗倍往曰。

初張獻忠破荊州。召惠府樂戶十數行酒。內有瓊枝者。色藝出羣。獻命之歌曰。我雖賤。豈肯以敬侑酒。賊贖殺然弗從。以刃挾之曰。汝技止此耳。我不畏死。奈我何哉。獻忠嚙之。喂犬。

同時有曼仙者。獻忠亦召至。極逞技能。刻意逢迎。獻忠大悅。寵倖無比。獻忠每夜將寢。必豪飲。曼仙侍置毒於酒。滿斟酒以奉。獻忠蛇之以手挽其頸曰。汝先飲此。卻之不得。立飲而斃。獻忠始覺。碎裂其屍。

夾江有偽令王某者。進新荔枝於賊。剖其中漬之以鹽。獻大怒。令近侍王珂就縣署斬之。既遣。左右曰。彼鄉人也不識好惡。罪不至死。獻遽云。你說的是。即傳旨去。其旨為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王珂你回來。饒了夾江那個龜知縣。然偽詔資陽有人藏之。今存。

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見於鄖陽日方岳宗之咏。有云。百姓剖獻屍。見其心黑如墨。或傳其心扁而無肝。

獻埋屍處。叢州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癩。又常有黑虎守塚。嗜人。人皆遠之。

叙州有人避賊。逃入深山。草木食既久。與麋鹿無異。後見官兵。以為賊。復至也。驚走上山。行步如飛。追者莫及。其身皆有毛云。

印浦丹稜間。當賊過時。有數人逃入深菁中。夜出見一黑大人跨山而下。至死人叢。拾其頭。兩手抉裂。吸髓而去。明起視之。無遺腦矣。

寄園寄所寄云。獻忠開科取士。會試進士得一百二十人。狀元張大受。華陽縣人。年未三十。身長七尺。頗善弓馬。羣臣詔獻忠。咸進表疏稱賀。謂皇上龍飛首科。得天下奇才為鼎元。此實天降大賢。助陛下。不日四海一統。即此可卜也。獻忠大悅。召大受。其人果儀表豐偉。氣象軒昂。兼之年齒少壯。服飾華美。獻忠一見大悅。左右見獻忠欣悅。又從旁交口稱譽。以為奇士。古今所未有。獻喜不勝。賞賜金幣。刀馬至十餘種。次日大受入朝謝恩。面見獻忠。左右文武復從旁譽其聰明學問。及詩文畫。一切技藝。獻忠愈喜。召入宮賜宴。諸臣陪宴。懽樂竟日。臨散以席間金銀器皿盡與之。次早大受復入朝謝恩。叩首畢。諸臣復稱賀曰。陛下龍飛之始。天賜賢人。輔佐聖明。此國運昌明。萬年丕休之象。陛下當圖其像。傳播遠方。使知我國得人如此奇異。則敵可不戰而服矣。獻忠大悅。遂召畫工圖其形像。又大宴羣臣。

飲歡羣臣席間。又極口稱譽。獻忠復賞賜美人十人。甲第一區。家丁二十人。次日獻忠坐朝。文武兩班方集。鴻臚寺上奏新狀元午門外謝聖恩畢。將入朝面謝聖恩。獻忠忽頒戲曰。這驢養啞的。老子愛得他緊。但一見他心上就愛的過不的。啞老子有些怕看見他。你們快些與我收拾了。不可叫他再來見啞老子。凡流賊以殺人為打發。如盡殺其衆。則謂之收拾也。諸臣承命。即刻便將大受擄去殺之。並傳令將大受全家及所賜美女家丁。盡並斬戮。不留一人。

蜀中古蹟。盡燬於賊。惟李衛公籌邊樓。在保縣城中。賊未至。故至今猶存。偽平東孫可望等東走。復陷重慶。守將曾英死之。○初英起兵合州。以涇陽李占春項城于大海為左右。二人皆英腹心舊將。以勇聞。一鼓克復重慶。而邑紳刁化神集土人助英。共結陣塗山下。水陸聯進四十里。獻聞之。顧劉文秀曰。楊展不足忌。重慶要害地不可失。因遣文秀往爭之。英令占春大海逆之。多功城文秀大敗而還。至是大兵誅獻。偽平東可望四將之兵潰而東下。時英守重慶。賊突至佛圖關。出英不意。攻之。英中矢而顛於渝河以歿。李占春于大海收殘卒二千。退入涪州。英福建人以偏裨著功。夔門累積至總兵。永明王假制封平蜀侯。威名為賊所憚。起兵時欲屯

田於重慶督師王應熊不許有識者惜之

孫可望入涪江○有四姑羅氏女年十四其父大道引匿老鶴沱邊被搜投水死有邑人翁臺妻康氏為賊所獲不辱殺之

督師王應熊卒於畢節○可望等兵至應熊力不支遁入永甯旋卒於畢節衛一子陽禧死亂兵中竟無後應熊巴縣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其行述俱載明史

丁順治四年○是歲明尊各分據蜀

春正月孫可望等陷遵義○初賊據全川惟遵義未下為王祥所守及獻諫可望等四偽將東走大兵追之以糧盡引還賊遂陷遵義

樊一衡再駐江上○我師既還王祥等入保順二郡一衡復駐兵江上為收蜀計上書永明王王以為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諸將祥等進爵有差時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袁韜據重慶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宏據天宇城侯天錫據永甯馬應試據瀘州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勛等各據地自擅而宗室朱容瀆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以巡撫至各署置官於是全川盡附永明王

孫可望攻永甯。知州曾異撰死之。○異撰，崇昌舉人。知永甯州。賊至，州人望風欲逃。時江津進士程玉明貢生龔懋勳在州署。謀於異撰曰：州據盤江天險，扼吭全滇，棄之不守，非人臣義也。異撰因激兵士竭力拒守。賊大至，城陷，閤室自焚。玉明懋勳俱投火死。自是黔西諸郡望風瓦解。

孫可望入雲南。○可望既下貴州諸郡邑，遂直趨雲南，取會城據之。

時蜀人死於滇者，巡按羅國猷、夏衍虞、王運開及弟運闓、國猷嘉定人。崇禎癸未進士。巡按雲南，衍虞、江津舉人。曲靖司李。署道事。雲南破，衍虞與國猷書約義舉兵。事覺，二人俱盡室死。○王運開字巨蘇，夾江人。崇禎庚午孝廉，為永昌推官。可望兵攻永昌，運開結同官協力禦守。以圖外應。城陷，整衣冠向北再拜死之。○運闓字亨錄，壬午舉人。蜀亂，往滇避禍。且以省兄。及至永昌陷，運開死，迺口占曰：行來漸近永昌府，吾兄英靈如欲語，弟兄不作兩截人。魂魄同歸見父母，遂投江死。滇人至今以雙忠稱之。

蜀碧卷三終

蜀碧卷四

清 丹溪生彭遵泗蒼泉編述

起順治戊子止 仁皇帝康熙二年癸卯

順治五年 ○明孽尚分據蜀

先是崇禎中。川賊有姚天勳黃龍聚黨劫掠。巡撫陳士奇及道臣陳其赤。為徵奇郡守王行儉。巴令王錫。營將趙榮貴等。設奇夾擊。斬賊一千七百有奇。生擒渠魁馬起一斗麻代天王等二十餘人。賊奔脫他徙。而沔縣人袁鰲。因姦孀事發。逃投響馬賊。馬湖呼九思等。繼踵姚黃。日事掠殺。及獻入。遂乘勢據蓬州儀隴南郡各地方。殺老幼。擄精壯。掘墓開墳。生死無得免者。數年間。烏合愈眾。分為十二大隊。時歲餽賊以人為食。○順治二年。我巡撫李國英大破諸賊於遂甯之曠虛壩。九思潮等走死。韜以殘卒數百奔川東。歸樊一衛。

諸賊或稱四家。或稱十三家。袁韜武大定。及慶州譚文。譚詣。譚宏。巫山劉體純。鄧城胡明道。金城姚玉川。施州衛王光興。皆甚著。其王有進。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莫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賊也。

又獻忠未敗李自成之衆先潰出關袁宗第賀珍之徒偕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約結十三家出入巴渠巫峽間則所謂西山寇也

又各州縣亂民號土暴子以打衙盜為名凡胥吏之有聲者糾衆擒之或投之水或畀諸火甚則鬻食其肉官司束手無可如何而一時紳士家豪奴悍僕戕滅其主起而相應深山大谷中豎寨柵標旗幟攻劫鄉里以人為糧其惡殆與獻等其時川南川北畏土暴子甚於流賊也時蜀大饑人相為食先是丙戌丁亥連歲洊飢至是彌甚赤地千里糲米一斗價二十金蕎麥一斗價七八金久之亦無賣者蒿芹木葉取食殆盡時有襄珍珠二升易一麪不得而殆有持數百金買一飽不得而死于是人皆相食道路餓殍剝取殆盡無所得父子兄弟夫妻轉相賊殺其食人之法亦有如下羹羊饒把火和骨爛等名曰雞肋為所載云云也

外王父逃巷先生云往時避寇山中經過一茅屋突烟騰起疑為居人直入見釜中所煮皆人手掌腿足等物駭愕失聲時幸主者出外不然難免

家老僕云宅外里許有餓死於道者某某謀夜定剝之至則止存一頭先為人所攫矣余見時見親故中老叟數人目黃如蠟詢之皆咬人肝所致者

眉州民有陳大五劉高等居城南外五里賀家橋有李三樹熟而不取計以誑行人使之竊李掩擒殺食前後所食甚衆庚寅年事定被害民陳五春首於官捕大五等斬之民始安枕

其時瘟疫流行有大頭瘟頭發瘡赤大幾如斗有馬眼睛雙眸黃大森然挺露有馬蹄瘟自膝至脛青腫如一狀似馬蹄三病中者不救

又鬼魅白晝出見與人爭道夜則聚於室中噪聒不休其名夢魂魔者人方就枕隱隱有物攝魂去傍有覺者疾呼可活少頃難救抹臉魔者黃昏時面皮自脫若剝削然不知所之二物來時形影模糊死者甚衆蓋殺劫之餘也○故老云夢魂魔可以趕逐而抹臉魔必明火震鼓以守之最難防備

又遭亂既久城中雜樹翁鬱成林人家遺犬食賊所殺人肉多鋸牙若猛獸羣聚為寨利刀不能攻為害滋甚又多虎豹形如魑魅饕餮然穿屋顛踰城樓而下攫其人必重傷斃即棄去不盡食也白晝入城市遺民數十家日報為虎所害有經數日而一縣之人俱盡殘者

諸將相攻○時全川未附諸將據地自擅故巡撫李乾德者少遇異人授天書善占

驗諸將中惟許袁韜武大定韜故姚黃餘孽大定則小紅狼別部也乾德欲與乾功
結二人為心腹先是李占春部將董于金有萬縣湖灘之戰韜亦返闕入佛圖闕窺
重慶為己功長至大會韜自以位高踞李上占春心不平惡之乾德又陰為構難占
春遂並怒乾德乾德夜坐船屋仰視星氣咄咄謂令夕主急兵徒步走匿崖谷頃之
占春襲袁不克搜乾德船無所得取其孥以為質韜聞乾德亡大哭既迎至甚喜占
春是日亦歸其孥袁武遂居重慶占春駐涪州之平西壩四面阻水結萬將營賓客
多歸之于大海壁忠州花陵河與春唇齒遵義守將王祥忌于李之盛而又欲為好
於袁也詐請占春議事伏兵執之軍中守者懈占春踰垣出殺追者一日夜歸其壩
上營祥尋與韜兩相責望而楊展亦與祥有隙遣子璟新攻之璟新先襲殺馬應試
與祥戰敗歸因是諸將相惡

袁韜武大定歸楊展○袁武久駐重慶士卒飢李乾德遣人說展與合兵因其餉展
喜納之誓為兄弟徙韜屯犍為大定屯青神厚給其貲共犄角以防賊

順治六年○是歲明尊相圖賊復自滇入蜀

朱容藩自稱楚世子建行臺於夔州稱制拜封○時楊喬然已進總督范文光巡撫

川南呂大器以大學士來督師。皆惡容濬。共謀誅之。

李乾德使降賊袁韜武大定。刺楊展。○李占春素與展善。展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袁武不說。乾德怨展。遇己簡略。陰勸袁武圖展。三人合謀。會展壽。詭稱介。置宴於捷。為請之。展坦然不疑。以一僮隨往。既至。三人益為恭謹。疊相酬勸。展連飛數十觥。大醉。昇之密室。令力士刺之。

展起家武科。以進士第三人及第。智勇冠諸將。獻賊深畏之。川西東之起兵者。倚為長城。既死。人心解體。士無固志矣。是時已進薊華陽伯。

袁韜武大定圍嘉定。三月陷之。○袁武賺殺展。以兵圍嘉定。展子璟新力拒之。三月城陷。璟新以親丁三百騎逃出。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依我。我先人處以縣邑。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迺圖我家。真喪心犬彘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資與眾。乾德遂勸袁武保據嘉定。○璟新崇禎壬午武舉。展長子。

時州生員帥正邦母馮氏守寡有姿。袁武強迫之。贅馮氏。舉簪自刺死。

李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為展報仇。不勝而歸。曹勳與展刎頸交。時亦默然而阻樊一。衛投書責乾德曰。嘉陵峨眉間。二三遺民。不與獻忠之難者。楊將軍力也。且背施忘。

好而取之杯酒之間。天下其謂我何。乾德笑以為救時大計。詎豎儒所能知耶。然蜀紳士無不切齒乾德者。

初王應熊既沒。兵部尚書呂大器奉永明王命來川。至涪州與將軍李占春深相結。楊展及于大海。胡雲鳳袁韜武大定譚宏譚詣譚文以下皆受約束。大器因歷適諸鎮。謂監軍道陳計長曰。楊展志大而疎。袁韜武大定忍而好殺。王祥庸懦不足仗。事尚可為乎。後忽於石砭司夜適走黔之獨山州。營壘疽發背卒。

庚順治七年○賊與明尊各分據蜀

朱容藩敗死榮陽。○容藩據慶府。自稱天下兵馬副元帥。呂大器檄李占春于大海討之。容藩窘。迺北依二譚。兵以攻石砭。占春來後。容藩兵敗。走死榮陽。

秋九月。孫可望復遣兵圖蜀。○可望在滇。聞袁韜武大定賊害楊展。將圖蜀。迺上書永明王。為展訟冤。使王自奇將兵向川南。而別遣劉文秀白文選取遵義。

劉文秀攻王祥於烏江。祥敗。自刎死。○文秀文選等以兵至烏江。王祥力戰不勝。自刎死。文秀降其衆二十萬。盡收遵義地。初獻入蜀。畏祥不敢窺遵義。前後據守凡八年。至是敗死。聞者惜之。時已晉爵綦江伯。

劉文秀渡金沙江。攻建昌。原任長沙知縣高明死之。○文秀遣別將盧名臣取重慶。而已引兵渡金沙江。攻建昌。高明集士民拒於焦家屯。賊兵勢衆力不敵。歎曰。我受朝廷官。豈可從賊乎。遂盡室自焚死。

劉文秀攻陷越雋。○寇攻城。指揮王自敏妻周氏知不免。謂所親唐氏曰。前後等死耳。他日恐其遲也。遂挽唐氏閤室自焚。同時王氏俞氏宋氏唐氏俱赴火死。皆受聘於人而未嫁者。

劉文秀攻黎州。土千戶馬亭李華宇等戰死。○初亭華宇及楊起泰等佐馬京破賊於龍觀川。賊敗去。沈黎不被寇者數年。京卒亭襲為千戶。文秀至。竭力拒守。被執不屈。死華宇苦戰為賊擒。副之。時年八十四。指揮丁應選亦以年老亡於陣前。共起兵富庄姜黃李柰蔡包張七姓子弟頭人俱戰死。無一降者。

劉文秀攻陷榮經。知縣黃儒死之。○儒福建舉人。城陷巷戰。被獲不屈。賊磔于縣之開善寺。

劉文秀襲曹勛於雅州。取之。○勛初敗賊於雅州。保據其境。與楊展相聲援。展死。勛勢孤。而劉道貞先以病卒。范文光因怒李乾德殺展。入山不視事。勛左右無人。文秀

突至出勦不意取之。

劉文秀屯兵于天生城。○城在洪雅花溪口。賊至踞之。時余飛單騎出戰。為賊所圍。力殺十數人。死陣中。

辛順治八年○明孽與賊尚分據蜀。

文秀大敗袁韜武。大定於嘉定。降之。○初王自奇兵至川南。袁武拒之。聞劉文秀至。撤兵還戰。六戰六勝。有輕賊心。俄而文秀起大兵壓其前。自奇從後。泝流尾擊。一戰。韜與大定大敗。悉就擒。降於賊。賊遂取嘉定。

李乾德執載舟中。不食者數日。屈月波澤。語弟升德曰。吾父死於獻也。吾不可以再辱。遂偕升德並閤家人俱赴水死。○乾德殺楊展。蜀人惡之。其將死也。無稱之者。且曰。賊復入川。實彼召之。雖死能蔽其辜乎。

重慶復陷於賊。○文秀既取嘉定。舉兵東下。而前破遵義時。所遣別將盧名臣者。入涪州。李占春逆戰於羣猪寺口。而敗于大海。在忠州力不支。遂共放舟出夔門。走荆楚。降於王師。諸將盡散。無一人敢應敵者。譚宏。譚諒。譚文。皆降文秀。

長士順治九年○是歲王師征蜀。川南平。

正月劉文秀復還雲南○文秀還雲南令白文選守嘉定劉鎮國守雅州

三月王師南征下嘉定○我師至鎮國文選俱敗挾曹勳走巡撫川南范文光賦詩一章仰藥死時安綿道詹天顏兵敗被執亦死之○文光內江舉人先官南京戶部員外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

先是我師至眉州向成功有衆五千據守石佛棧大兵攻之破其柵成功中流矢死眉州平

秋九月樊一蘅卒○一蘅初以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督諸文武恢復全川及諸將相攻令多不行而袁武毅楊展王祥敗死烏江列鎮兵多散所保惟叙州一郡不得志遂謝事居山中再聞范文光詹天顏朱化龍相繼死憂鬱遺疾卒

順治十年○是歲王師破賊川北

王師大破賊將文秀於川北○劉文秀及白文選率兵來攻大兵奮擊破其象陣文秀等大敗

王師平蜀○自甲午以後蜀地漸歸版圖而諸賊之負固者猶出入重慶巴峽間及順治十六年己亥譚宏譚詣共殺譚文文安之率劉體仁袁宗第李來亨等十六營由

水道襲重慶聞之欲討宏詣二人懼率所部來降未幾大兵取重慶叙州馬湖等屬時三郡為賊將盧名臣所據我梅勒章京葛朝宗總兵陳德揚正泰水陸進攻破佛圖關直抵賊巢擒斬無數降牟勝赦而用之獻逆孽之擾蜀者盡矣

初闖賊餘孽李赤心竄死廣西南甯聞其子來亨代領其眾走川東分據川湖間耕田自給而先潰出關之郝搖旗名永忠袁宗第及劉二虎等共依給之時獻黨雖盡永忠宗第尚據巴東康熙元年壬寅冬十二月總督李國英奉旨統秦豫廣三

省兵將會四川進勦師駐萬縣賊棄夔州國英兵至夔道路榛莽伐山開徑以入二年癸卯元日進奪羊耳山宗第遁入深箐我師屯七里壩宗第屯茶園坪山勢陡絕諸將攀藤而上宗第敗走巴東大兵追及巫山遂據其城眾議移守夔門督師計巫山地勢卑狹雖馳驟不便可利固守於是深溝堅壘具砲石城下樹梅花椿椿外挑品字坑賊至不得進又於城外高處立敵樓以防偵探具甫備郝永忠劉體純合數萬眾攻巫山甚急我兵出戰體純等敗走適陝西會勦兵至陳家坡奪老木空體純自縊大兵乘勝追至黃草坪永忠宗第皆授首惟李來亨居茅麓山高險難攻我兵四面圍之來亨出入地名通梁路徑懸絕我師蒙霧直上遂奪通梁來亨力窮勢迫

八月初六日。焚其妻子。自縊。茅麓山。破馬騰雲。拓天竇。王光燾俱納款投誠。至是聞
傳之在蜀。所謂西山寇。於是盡全蜀收入版圖。一統萬世。人始獲享昇平之福矣。

蜀碧石卷四終

蜀碧附記

江津曹立卿。府學生也。賦性端方。為鄉里所矜式。煤山之變。公聞之。北向泣血。悲憤成疾。及賊據川。懸偽職。逼勒士紳。公誓死不從。疾劇。戒子快曰。吾家世受國恩。汝又弱冠登賢書。茲大節攸關之日。失身取義。止爭些子。吾一生自反無愧。可謂得全。爾勉之。為聞曰。我此時若存一貪生念。便如烈火燒身。想到守身全節。即入清涼境界。囑畢而逝。

夾江宿士敏。字元魯。崇禎丙子。孝廉。賊官至邑。遁之出。佯應之。治裝赴省。至千佛崖。策馬投江。賊信其已死。不復問。已而潛過江岸。乘夜走雅州山中。易姓名以節終。

宋文翼。字怒飛。丹稜人。以應貢入國學。授蜀藩長史。甲申。巡撫陳士奇。巡按劉之漱。重其才。授以監軍事。及獻破成都。歸隱深山不出。

郝孟旋。川西舉人。嘗起兵復雅州。復與邛州劉道貞合兵攻邛。不克。退守沈黎。後不知所終。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竟陵胡恆官川南道。光翰為幕客。獻兵至臨邛。恆命光翰出調兵。并檄甯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遇

害。惟士驛妻朱氏。洎幼子。我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驛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定。聞朱氏有殊色。劫致之。朱污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獯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米十金。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迺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稍贏餘。以給饘粥。廿餘年不倦。朱氏教子極嚴。我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狹路通。光翰迺送朱氏母子歸竟陵。于是楚蜀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竟陵人。從胡公入蜀。遊我眉。遂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迺自瓦屋山至榮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

王承祖。劔州御史梁之棟僕也。獻據蜀之棟子田壁。知不免。止一五歲兒。名繩。武召承祖夫婦。囑之曰。一綫之脈。盡寄於汝。其善保之。梁氏一家俱遇害。承祖負繩。武及己子走。賊追及。棄己子而匿繩。武巖穴中得脫。後土賊起。知繩武所在。欲率其資。承祖負之。乞食山中。及賊息始出。承祖為之耕耘婚娶。延師教訓。至本朝。庚子。舉於鄉。

曹椿。明末名士也。獻逆後。奉永明王命。來宰夾江。其時四野蕭條。烟戶鮮少。椿至。招

流亡撫餘燼。又急收士人。以時訓課。嘗見城外考錄儒童詩云。高樓野望影蕭蕭。盡日無僧伴寂寥。寺號大明知一統。梁題萬曆紀先朝。治軍久已霜生鬢。課士依然劍繫腰。濁酒一杯聊自適。平原芳草倍魂銷。縣署燬於賊。故於此試士。公所作有鵲血集。為哀國之音。

李甲。湖廣蒲圻人。由舉人知雙流縣。崇禎甲申。委署建昌監理廳。至崇經。值賊犯雅安。義師戰潰。甲隨師奔走。力竭死。一僕守甲喪數年。楚路通。始載以歸。

富順。盧元卿。字調元。天啟丁卯解元。累官陝西甯夏道。闖賊陷秦。托迹黃冠。潛遁秦徽。聞自題云。生平志氣凌霄漢。自許惟憑忠孝心。家國陸沈身板蕩。空拋血泪寄兒孫。卒葬于隴。徽人慕義祀之。

雷雨。津字起劍。井研人。崇禎甲戌進士。官兵部。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為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驄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從張公玉筍監軍死。其子廷。後知吳江縣。

李俊英。南部人。府學生。姚黃賊掠南部。俊英泣涕誓眾。兵旬日得千人。禦賊江岸。屢戰俱捷。賊不敢南。日久糧匱。其弟泣告曰。我等冒矢石。城中人相繼遁去。無捷

矣。曷暫退。俊英叱之曰。甯為君父死。不為一身生。自是毋敢言退者。賊計窘。將引會同事。有忌俊英者。噪而南奔。賊得從。下游渡。圍之數重。俊英奮勇突圍。多殺。得出。還至江岸。投水死。

劉養身。大邑人。以進士任湖廣漢陽府推官。陞部郎。闖賊犯都。懷宗崩國。養身為時服。蚤暮悲號。不輟。食貧邸舍。以賣卜為生。人呼為劉孝子。病終於燕京。

哀蜀藩

天社星隕古社壇。杜鵑聲盡石苔癩。井花清冷無人汲。留得丹心萬古寒。張象華

邊徼錫封憐少子。蜀王臺殿獨崔嵬。誰從輦路鳴鞭過。猶記宣門拜刺來。首并寒泉

沈鳳羽。天堦白日走龍媒。短牆桃李家家發。畫角聲中社宇哀。陸海塵飛井絡昏。

錦城茅屋半江村。遺宮日落牛羊過。野市人稀虎豹躡。楹樹冥冥香徑遠。海棠韻馥

翠雲繁。摩訶但有支機石。尚共銅駝臥草根。呂潛

萬曆末年。民間好葉子戲。圖宋時山東羣盜宋江姓名於牌而鬪之。至崇禎時。大盛。法以百貫活減為盛負。曰闕曰獻。曰大順。其後皆驗云。

崇禎十七年正月。銅仁連界掘出古碑。有字三行云。東也流。西也流。流到天南有盡。

顧鉉號青城成都人崇禎時進士為給事中闖入自刎未絕復被執毒拷罵賊死
彭瑄字予白永川人崇禎時以進士為給事中闖入京脅降不從自刎死

蜀碧附記終

書甲申輯略後

彭遵泗

史氏丹溪生曰。余讀東林沈雲祚傳後。稱獻逆賊蜀。由風俗之惡。天降大罰。嗟乎。何言之悖也。自古亂蜀者。非蜀人。昔賢論之詳矣。初賊起秦中。延及晉。及豫。及楚。及大江之南北。荼毒萬里。十年之中。婦推幾盡。其風俗又復何如也。豈天道無知。使為善者被禍。歟。明自熹宗失道。逆璫播惡。天心厭之。懷宗不務行寬大。收人心。而先後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等。為之內外。致賊勢坐大。土崩瓦解。以底於亡。嗚呼。上實召戎民則何罪。而以俗惡受罰。歸之一方。何與。當賊入蜀時。士大夫粉首湛物。不失名節。而下至婦人女子。連袂自沈。土司編氓。倡義討罪。將毋風俗之惡。而猶有是與。余於夏日。略採甲申事。表而出之。俾知天道惡淫。不可加於蜀。而後之論斯事者。亦無若替人之談長安也。



清
沈初著

西
清
筆
記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西清筆記提要

書為有清平湖沈初氏所著計分六
門都為二卷一恩遇二典故三文獻
四職志五名蹟六庶品先生受清高
宗特達之知倬直禁近逾三十載內
廷故事言之如數家珍亦有清掌故
之書也

序一

嘉慶九年平湖沈文恪公令嗣達生以公蘭韻堂詩印本見贈並持公西清筆記索序元於公為翰林後輩且乾隆五十六年元年二十八次考翰詹第一人奉 特旨入 南書房行走與公同直時奉 勅編纂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兼在 懋勤殿侍直每當風日晴和早朝人散開窗散帙卷軸數千堆滿几榻唐宋名蹟目不給賞無論元明內璫又畫伸紙以待相與啜茗嘗 賜食評真贋考跋尾其緞紙黹駝印記不可辨者諸前輩必就元指問以元年幼目力足且識古篆文也編考既畢至末時聞 乾清宮大鐘鳴一二聲乃散直出東華門猶憶元始入直每隨公及彭文勤公召對公與文勤公謂元曰吾等薦直 懋勤殿數年後始在 南書房行走得

召對今詹事由 上親擢超遷直入 南書房屢 召對 君恩之重當自知也又

元嘗問公曰夏暑冬寒倭直皆不易耐暑勝寒耶寒勝暑耶公曰寒易耐耳已而果然又嘗與公出南西門遊萬泉寺公作五律四首見集中元作七律四首有野性消磨天趣少吟懷荒落夕陽知之句公嗟賞久之元奉 使督學五年於外嘉慶三年冬回京仍直 南書房時公兼在軍機處行走四年春首 純皇帝龍馭上賓近臣

推痛公哀病不支以卒 上特命元職掌 御製詩文稿本編寫 御製 純皇帝
聖德神功碑文等事噫公自序所言後浪催前浪毋乃是乎公耽吟咏多識掌故茲
所記 南書房翰林事雖未極詳備然 內廷故事足見一斑且聖人優待詞臣之
恩可以銘誌勿磨在詞林典故中地位尤為清切也爰書數百字歸之俾弃而勿失
焉館後學揚州阮元序於浙江節署

序二

農部沈春峴以西清筆記示予乃吾師文恪公所著紀分六門釐為二卷益於豫章學署暇日偶筆追述遭逢兼記事實舉凡典章文獻書畫名蹟以及庶類小品無不纖細備具令人讀之如瞻禁秘寶笈雲編滿目森羅恍遊天上矣昔韋處厚有云內廷之職必密如孔光博如延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可與其選誠以職居清禁倘忘蹇蹇之忠而習談談之辭未足副也吾師入直內廷三十餘年依光日月橐筆觚稜稽古榮過殆無以過君臣相得之隆事業文章之盛超軼前哲光於國史洵不誣也蒲於乾隆辛丑受知師門感深教育之恩迄今廿餘年矣捧讀遺編不禁淚泫泫下所幸德厚慶長嗣賢繼美一一皆卓犖偉才差堪慰藉然而編想音容終不禁掩卷太息矣受業蔣予蒲謹序

自序

甲寅冬自九江還省城度歲入春雨雪匝旬燕居多暇賓客談次或有詢內廷故事者輒疏數條以對自念侍直三十載前輩零落殆盡茲存者偕余入直或在後昔錢文敏尚書嘗慨然誦長江後浪推前浪之語信然顧余亦將老矣感沐聖慈得親禁近儒臣榮遇古無以加就所疏記編次成卷為西清筆記他日茅簷曝背以示子孫歐陽子所謂顧瞻玉堂如在天上者不啻過之如謂載筆以備掌故則吾豈敢

乾隆乙卯仲秋月下澣沈初

西清筆記卷一

清平湖沈初記

紀恩遇

乾隆丁亥十一月。上命內廷諸臣舉翰林數人以進。劉文正公于文襄公。裴文達公。王文莊公。聯名奏。今大司空彭雲涓。宮保曹竹虛。兩前輩。大司農董蔗林。同年。與余四人。翌日。命入直懋勤殿。十二月。與彭大司空。同日得。日講起居注官。是冬。命恭和。御製喜雪詩。戊子。新正。與三清茶聯句。自後。應。制題咏。及和韻詩。率以為常。

戊子四月。大考翰詹。奉。上諭。曹文垣。彭元瑞。沈初。董誥。學問俱優。因內廷有交辦事件。不令考試。未得與諸臣一體陞轉。著加恩。各加一級。時奉詔在。懋勤殿。寫華嚴經。用泥金書羊腦箋。涉暑。每日上輒進御西瓜十枚。以賜。

十二月十六日。與彭大司空。皆以編修。遵侍講。是日。御門。余以講官侍。俟宣。旨。畢。即叩頭謝。

乙丑八月。董大司農。丁文恪公。憂。余聞本生母訃。南歸。命添。今相國韓城王公。少宰。

金聽濤前輩入直。余於庚寅四月入都。仍詔入直。并蒙恩給俸。

庚寅十月九日。恭和御製雪詩。結聯云。帝勤民事嘉。天賦優渥從。知澤普臨。

翌日。內侍傳上語。詩中嘉字未見敬事之誠。著改致字。小臣得承聖教。忝幸何

已。

辛卯六月。奉上諭。表曰。修王杰。彭元瑞。沈初。俱著在南書房行走。時表文達公因

庚寅直隸捕蝗事出書房。故復入直。曹宮保金少宰已出試差。董大司農未入都也。

未幾。余奉命視學河南。至灤河。請訓。祖母病革。承重的旋。

甲午春。服闋入都入直。恩旨給俸。余謝摺有仰渥澤之再叨。詔稽逾格。願微長

之莫效。食粟多慙。十二月。補官右春坊右庶子。以候補侍講。遽得遷擢。洵異數也。旋

復充講官。於中和殿侍班。上視祝版。出將升輿。呼余名。因出班前跪。與已行

即隨旁趨。上顧曰。未為滋味。出何書。余對干支之義。漢人始為解。上曰。後漢志中遍

查無此文。余對或出晉書。上曰。可即檢查。余隨入乾清門。至懋勤殿。檢晉書。

夾簽呈進。後閱史記。則知始自律書也。

丙申夏。余以詹事代閣學。批本時奉旨。補授禮部右侍郎。批本即余所書也。至灤

河謝恩。上曰：爾乃南巡所得士，在內廷又素知爾，未幾命為四庫全書處總裁。

丙申，兩金川平定。羣臣恭上詩冊。一日，召見，問曰：爾用何體？對曰：五言古詩。散行如錢陳羣者乎？對曰：無之。上曰：仕籍中國，盡知之矣。或草茅中有人，對曰：亦無之。上曰：人才故不易得也。上之留意人物如此。

庚子，上南巡。余時在籍迎駕，既駐蹕杭州，上製賜隨營諸臣及浙省大小吏食，得句入杭州，即事成什。葛嶺瑪瑙寺四詩。命內廷扈從臣工恭和。詔余與焉。梁文定相國遣人要至，行在南齋公所，恣恣成四什，偕進。

辛亥，上命續編石渠寶笈秘殿珠林二書，以乾隆十年後所得書畫，不欲多於前編之數，因於欽定入書之外，分奏皇子、皇孫、內廷臣工。先是，上已取石渠寶笈所藏畫軸五百分奏矣。至是復有加計，余前後所得共三十餘件。是冬復以御筆書畫賜軍機處、南書房諸臣。余得御臨清和帖一軸。

壬子夏五，扈從灤河。六月，上命回京。諭曰：汝在此不過得汝和詩而已。今金士

松已差主試浙江吏部辦事人少。汝可即回。暇時仍往懋勤殿編纂石渠寶笈。既回京。八月。命視學江西。復至灤河謝恩。上曰。汝是好學政。故仍令汝出去。但汝係嘉興人。一程即到蘇州。學政離家近。非所宜也。江西稍遠。然亦大省。前代人文盛著。故令汝往。余叩頭謝。先是余任江蘇。撫臣奏摺述余視學稱職。硃批公論二字。余回京。召見。屢稱好學政。

內廷臣工奉使在外。每有賞賚亦及焉。例專摺謝。甲寅夏。於謝賜御製筆誤識過墨刻摺。批曰。文佳而實。小臣榮幸何極。時適編集經進文稿。即恭識於序中。甲寅冬。江西撫臣循例奏余視學稱職。硃批此人有何說。時奏謝賜御製廓爾貢象馬詩墨刻。批曰。太工文矣。

紀典故

上每日臨幸之地。或詣神廟拈香祭祀筵宴諸典禮。及巡守駐蹕之所。逐日恭紀於冊。獻歲彙輯成書。為內起居注。

每歲立春日前。進春帖子詞。上先成五言絕句二首。七言絕句一首。內廷諸臣各五言絕句一首。七言絕句二首。黃摺紅裏。排次接書。立春在新年。則於小除日進。

在舊年。則於立春前三日。進摺面書春帖子詞四字。頒賞筆墨硃錠五色絹箋福字箋等件。上書房亦與頒賞。而不進帖子。

除夕前一兩日。御書福字賞王公大臣。南書房諸臣多得與。上御乾清宮西暖閣。展長几列筆硯。諸臣以次進。上南向拂箋執筆。一人進跪几旁。俟上書畢。起隨侍臣捧箋出。一人復進跪。筆工擘掇作大筆。今無能者。上所用筆。猶是康熙間孫枝發家所造也。

歲首。重華宮茶宴聯句。先時上命題。御製句先成。諸臣排次連續成章進呈。至期茶宴。上即席復得詩。臣工即於席次恭和呈覽。頒賞如意畫軸端硯荷包等件。是日所賞名人畫軸。必有御製詩句題幀間。

端午節進書扇。頒賞萬紗羽扇葵扇香珠香囊曹扇香藥等。至節日加賞小香囊。內廷每歲例賞。三月芽茶。四月帽縵。冬則哈密瓜葡萄乾柿餅石花魚木瓜石榴廣柑福橘佛手蜜羅。除夕荷包貂皮手帕。加賞大小荷包玻璃燭新正燕窩。元宵粉圓。其特賞者不在此例。

凡初入南書房者。入冬賜貂褂。內廷臣工於冬至前始常服貂褂。惟元旦則

易補褂。至元宵後則稀穿貂褂矣。

懋勤殿列架書。自武英殿版諸書而外。可備檢查者畧備。架前列函。弄蔣銜書十三經辛亥歲。上命勒石於辟雍。凡臣工所呈進之書。皆存貯殿內。歷代法帖亦弄藏焉。康熙間。懋勤殿為聖祖仁皇帝讀書之處。臣工無得入者。今惟每歲遇勾到之日。皇上臨御殿上。綠殿為乾清宮西廂。東向。義有取也。南書房諸臣。向俟傳旨直懋勤殿。乃入。今則總以懋勤殿為辦事之所矣。

上於乾清宮東。昭仁殿藏宋金元板書。明板之佳者亦列焉。御筆題曰天祿琳琅。甲午歲。命重輯天祿琳琅書目。畧仿郡齋讀書志。而詳記收藏家姓名。圖識於上。宋金板用錦函。元板青絹函。明板褐色絹函。宋板書佳者甚多。金板惟貞觀政要一書。紙墨工好。視宋板之佳者。

內府所藏書畫。有石渠寶笈一書。涉二氏者另為一書。曰祕殿珠林。冊卷軸分門記載。首恭紀。三朝宸翰。皇上御筆。次歷代名家及臣工恭進者。乾隆十年以前內廷諸臣之所編輯。自後四十餘年收貯之件。辛亥歲。上命選擇進呈。欽定為二書。續編書成。御製序。猶以玩物為戒。特申勤民之旨。以垂訓焉。

內廷有奉 詔編纂宮史一書。不投劄劄。其宮苑一門。或有添造及增設。御書扁聯。時為修輯。中備載宮中現行則例。首一門為聖訓記。有 聖祖仁皇帝諭旨。聞一老內侍言。崇禎末兵革擾亂。帝於宮中習學騎馬。左右扶掖以上。不數步即墜。內臣謂馬不任騎。命杖之。又移一假山石。至午門不能入。內臣奏石不肯進門。亦命杖而棄之。明代宦侍蔽惑人主如此。 聖諭諄切言之。以申鑒焉。

皇上御書之彙刊者。有敬勝齋法帖。 欽定歷代名人書。有三希堂法帖。墨妙軒法帖。蘭亭八柱帖。重刊淳化閣帖。皆 命內廷諸臣校刊。臣工所書。有張文敏天瓶齋帖。汪文端時晴齋帖。乃 上擇所進御者。 命工勒石。

內府所貯硯。自未央宮瓦硯以後。歷代名人所藏石硯。澄泥硯。有款識者。及產之佳者。 命諸臣摹寫硯式。并載題識。分類成冊。為西清硯譜。上自為製序。

上欽定墨法集要一書。繪為長卷。 命余逐節分書。 御題詩於卷首。入石渠寶笈。令工製墨。取舊所藏墨屑而入之。

內庫藏明代香牋甚多。今製尚沿其舊。亦宋人蠟牋遺意。而堅緻過之。 上命造梅花玉版牋。仿澄心堂箋。雲龍箋。諸種尤勝。

內府所藏銅器。備載西清古鑑一書。寧壽宮落成。上命以成書後所得之件。選貯於內。命纂寧壽古鑑。體例視西清古鑑。而所貯不及十之二三。

圓明園南書房直廡在宮門左。灤河直廡在宮門右。為朝退辦事之所。南書房額設太監四名。以給入直諸臣使令。

紀文獻

劉文正相國。不刻意為詩。而舉止自佳。戊子進春帖子。文正首列。第一章云。長奉無疆壽。頻歌大有年。南雲恢禹域。北極拱堯天。真有冠冕佩玉之風。

欽定淳化閣帖。乃當時賜畢士安本。重為摹刻。於王著標名敘次之。誤者悉為改正。其旁釋文及每卷考證。皆于文襄相國所書。快雪堂帖。即涿州馮氏本。需於關中。守臣得之。以進。中有木板三。上命易以石。加御題焉。

于相國晚年。嘗言身後若得謚文襄。方償一生志。戲同直皆熟聞之。後梁文定相國。擬謚時。即以文襄首擬。上允焉。劉文定相國嘗言。襄公若死。當謚文達。後擬謚時。文定已病。猶力疾詣內閣。定其謚以上。

欽定禮器圖一書。成於王文莊公之手。先是內廷三品以上。皆穿紅衣。仿御前

從臣之例。公時為侍郎。以二三品官穿紅雨衣。非定制。不入於禮器圖說中。即句易青雨衣以為式焉。

錢文端太傅年臻耄耄。所進詩冊。自繕行書。極有風致。庚寅入京。祝嘏繪入九老圖。賜遊香山。作詩有鹿馴巖畔當童扶之句。上深賞之。御筆仿梁楷潑墨仙人繪

圖以賜。并賜人養一斤。曰令其多做些好詩也。太傅在京仍日入直。少司寇東麓前輩隨以入。尚不須扶持。少司寇詩律工整。實為濟美。其先典試江南。回省。太傅既起程旋京。有和太傅詩云。樓頭烟雨人回夢。江上芙蓉士怨秋。人爭誦之。

袁文達尚書。書法自成一家。其瀟灑拔俗之致。似不食人間煙火者。上嘗評其似張禱察。嘗得張書華嚴經。缺數冊。今足成之。

劉文定相國。四六文清壯奇博。前無師承。實自闢一庭戶。作書方嚴瘦硬。亦不猶人下直。即閉門却軌。兀坐書室。無為往來。袁文達尚書。下直即居廳事西軒。環設客座。戒間人客至。即引入。坐與偕飲食。迭起迎送。竟日無倦容。

董文恪尚書。畫理精到。平視宋人。較趙松雪黃鶴山樵。不啻過之。錢文敏尚書。雖師之。而好為黃子久一派。其氣象雄邁。固自另出一頭地。文恪於暮年。眼昏眊。不能作。

中年所作皆供內府。故外間真蹟絕少。今蔗林大司農於圓明園濼河南齋直所見壁間所張橫幅。乃文恪遺墨。皆易以己作。取歸寶藏之。

每歲除賞福字。王文莊公直南書房最早。而生平一出視學外。未嘗離直所。故所得福字較多。丙申新正集福字二十四。列懸於堂中。名其堂為二十四福堂。共訝公將來未可量。何限以數。是年春盡即去世。猶未及六十初度之辰。若預知之也。嘗自言前生為杭州一老僧。猶能記其處。

表文達尚書嘗言張南華前輩。真天才。或試之命題限韻。應聲成章。不俟七步。一時數十章可立就。今所流傳詩畫。氣韻絕高。自有仙骨。

前輩書學擅名而又勤進不懈者。無如汪文端尚書。今內府所藏小楷成冊者數十。而特齋少司農家藏者尚多。張文敏尚書嗜飲。有醉中作書極得意者。內府所藏臨爭坐帖。自題謂酒氣拂拂。從十指間出。上甚賞之。

錢文敏尚書詩宗少陵。書規蘇文忠。畫法黃子久。真能好古勤學。辛卯歲余過常州泊艤舟亭。公每夕來過。劇談中夜。時病已亟。猶意氣飛動如常時。先是在京師以石手無名指有贅肉。時憎之。蓋作畫執管為所抵觸。日久為贅耳。一日有湖廣明經王

孫曾能祝由科。以禁法削平之。夜半疼甚。清晨有號李仙人者叩門。傳以藥。李素善公。謂其輕信庸醫致大病。自後消渴作。通年竟不起。李仙人者。四川人。不言名字。善養生。有道術。浙江延江西張真人禱雨。不應。李登壇坐少時。雨即下。浙人異之。呼為仙。尚書時視學於浙。因識之。既來京師。適張真人奉勅禱雨。又不得。尚書因見上言李事。上命踪跡得之。遂令祈雨。果驗。上欲賞之。李言。世外人無所須。乃賜硃沙一盒。尚書歿。公子中惡。引佩刀自刎。其躡幾殆。李將歸。治數月。竟愈。李自言九十餘歲。壯健若四十許人。後數年亦卒。

梁文定相國。於唐人楷法。真有得力。在真蘆稍暇。即展臨法帖。一日臨顏魯公書郭氏家廟碑。後書余歎。余即索而藏之。

陳楓崖光祿。初以孝廉入。懋勤殿編校西清古鑑。其博古多識。世咸推之。工篆籀。八分書。後歷官至光祿卿。上諭同南書房翰林行走。

稽文恭相國。直南書房。歷官至大宗伯。以終養歸。後服闋。任河督。復以大宗伯召。至京。日。適傅文忠相國奉旨督師。編甸。相國見上言未合。指喻左邊副都御史。出南書房。自後屢遷。至大學士。終不復入。

彭芝庭尚書於京察予致仕南書房臣工向未有也庚寅來京祝嘏語余曰
回家不起早能健飯皆出恩賜是年詔繪入九老圖癸卯見於蘇州神明未衰
猶誦余少時所贈一門史學傳金匱千古詩情滿石湖之句

寶東皋御史大夫始由翰林入直南書房庚寅為京兆尹以屬邑捕蝗不力未效
罷官出書房旋起至列卿不復入然上知其能文任浙江學政時上有新製寄令
閱看亦異數也

余官侍講時錢文敏尚書於余扇頭以泥金畫竹于文襄相國題詩於石云愛此凌
風篠含毫異墨壺捎雲枝燦爛篩月影模糊蘭吳言相契鸞和韻不殊笑他蘇玉局
新樣費研朱相國詩不多作而作必工繼此其一時得意所書余至今寶之

西清筆記卷二

清平湖沈初記

紀職志

上日所著詩文硃字稿發下。騰清送。覽經更定後。將騰清片發騰於冊。于文襄相國受其事。後則梁文定相國。今則韓城相國承之。

上於朔望及佛誕日。必書心經每冊發下。以泥金字題籤及函籤書。御筆心經四字。注年月於下。今已千餘函矣。心經咒語。經章嘉胡土克圖改譯為答達鴉。合音塔阿嚨得嚨得巴阿喇。合音嚨得巴阿喇。合音桑嚨得玻提娑訶。

每歲臘月製椒屏。歲祝椒屏攢綵結。椒施於素絹。為人物器具花草。一屏擬吉語四字為題。又作四言八句頌。署名題其上。歲祝擬五言對句。交如意館畫五色絹。每一聯或山水。或界畫花鳥相對。與句語相合。畫成書五言對句於上。不署名。

凡遇大典。恭進詩冊。各衙門分函彙進。上命內廷諸臣擇其佳者呈覽。弄藏齋宮東廂。上於齋宿時備。乙覽。惟內廷諸臣。另為一函呈進。

御用銅玉凍石印章。皆貯懋勤殿。有寶數一冊。每遇御筆書畫發下。用寶諸

臣擇印章字句合用者。位置左右以令工人。

御製題畫詩。必書於幀間。有命臣工題詠者。各錄於左右及下方。標綾弄藏古器。

檀匣則上錫。御製詩。臣工題詠。錫於四方。玉器則錫。御製詩於玉。

上命審定名人書畫及考訂故事奏片。不署名。筆誤黏紙於上改之。其書畫命為題識者。南書房諸臣聯名署於後。印章用寫字之人姓名。凡序跋皆如之。年時金書華嚴經諸臣聯名序。其文則彭大司空所撰。大司空筆翰為上所賞。自此序始。上命審定書畫分一二等呈覽。一等弄藏。二等以備陳設。銅器亦如之。銅器有下者不入選。

發書冊頁手卷等件。俱臨法帖。後歛臣某敬臨。扇子或諭令臨帖亦如之。或恭錄御製詩亦可。

命書對聯。必恭集。御製詩句。惟年前書紅紙春聯。則撰吉語。橫披條幅多臨帖。上書神廟扁聯。及賞賚臣工。向係于文襄公擬上一扁一聯。必擬二。以候睿裁。今則董大司農承之。

南書房擬考試編譯題約三百餘字。題如策問而畧為敷衍。不多引故實。每人擬三。

四題黃籤末之各署名其上以進閱時用特竟復疑呈

浙省供御之筆有名小紫穎者上所常用中球易散第用其鋒書少時輒易之乃可有名經天緯地者一管中藏四筆尚可用微嫌其鋒短少滯其餘雖飾觀而未適於用

寫泥金字不可用毫筆於前門筆舖中市其最下者董香光所謂三文錢雞毛筆今則須五六文矣泥金寫於羊腦箋上更非此不可緣受金多能徐下令金色平滿軟滑順手年時寫華嚴經始用毫筆繼易水筆最後得此筆凡三易而後始得馬

羊腦箋以宣德磁青紙為之以羊腦和頂烟墨窖藏久之取以塗紙研光成箋黑如漆明如鏡始自明宣德間製以寫金歷久不壞蟲不能蝕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他工匠不能作也

涇縣所進仿宣紙以供內廷諸臣所用匠人畧加礬若礬多則滋滯難用又每紙三層折而礬之其正面滑潤中一層不中畫

書畫記其卷幅縱橫之數必用尺銅器量其圍徑則用軟尺以絹為之識以尺寸竟

文皆可展之。以便施於圓圖凹凸之處。

聞古銅器一件。可分造為數器。各有真青綠在上。雖識者不能指為贗也。余一日見外所進宋磁碗。偶持之。覺著手處微軟。匠人言此處係脩補。不可持。恐致脫。細視碗色青潤無少異。亦了無痕迹。工匠之巧如此。若銅器自更易為矣。

乾清宮院內 御駕經過東則 上書房。西則紅本處奏事處。諸臣皆出站班。惟

南書房向不與站班。

南書房奏事請 安之摺。但書臣某不列官銜。即出視學。亦不列學政銜。上在藥

河 南書房與 上書房兩處。聯名遞請 安摺。凡 巡幸皆知之。俱不書銜。

新正 重華宮聯句。先期 南書房進絲頭籤。上列諸臣銜名。軍機大臣為一束。

上書房為一束。南書房為一束。外廷大學士尚書左都御史侍郎為一束。上命

恭四庫全書時在館總纂總校諸臣亦為一束。候 上擇定。近常派二十八人。或有

奉 特派在名籤外者。督撫入 覲時與 恩宴宴日 上御重華宮。其左廂為羣

臣入宴觀劇之所。小三間。不多容人。大約派入宴者二十人。餘八人與聯句而不入

宴。不入宴諸臣恭和 御製卽席成什之詩。交 南書房彙進。凡遇 經筵賜茶。諸

恭和 御製及一切應 制之作。皆崇交南書房以進。

佛經有名雙譯者。乃印度所著。唐古忒所譯。而此土重譯之本。有名單譯者。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從未入西域。上命以滿洲字蒙古字漢字唐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箋。以付西土流傳。時余奉 勅寫漢字。

諸臣趨面各佩表於帶。以驗晷刻。于文襄相國於 上晚膳前應交奏片。必置表硯側。視以起草。慮遲誤也。 交泰殿大鐘。宮中咸以為準。殿三間。東間設刻漏一座。幾滿須日運水貯斛。今久不用。西間鐘一座。高大如之。躡梯而上。啟鑰上弦。一月後再啟之。積數十年無少差。聲遠直達 乾清門外。文襄每聞午正鐘。必呼同直曰。表可上弦矣。

紀名蹟

右軍快雪時晴帖真蹟。紙黃微黝。堅緻潤澤。墨色深透。自是千百年以上物。 上每遇冬雪時。必取展玩。 題識數語。蠅頭密行。已滿一冊。前繪 御容為寶笈中弁冕。二十八宿真形圖。前人以為張僧繇所作。又謂閣立本者近之。余嘗於江南見閣畫。歷代帝王圖卷。其氣韻深厚。正與此同。冊中列宿缺者。前人已載之。 上命丁觀鵬

補繪一望知為近時能手。蓋其沉着處不能摹仿也。

顏魯公自書告身有兩本。今並刊於三希堂帖中。究未知孰為真。鼎明代爭坐帳。猶在人間。今惟有雙鈎硬黃本。

唐人書蘭亭修禊詩。前人定為柳詵議所書。猶靈飛經。董文敏定為鍾紹京書也。然靈飛經結構精嚴。其深入處。雄健轉折處。靈快墨色濃淡中。筆勢俱在。非唐中葉以後人所可及。今刊本俱失其真矣。經在海寧陳氏家。析產時分為三。余所見者乃第一段。延津之合。未知何時也。

董源龍宿郊民圖。軸端有董文敏題識。山水大幅。而人物極小。中有兩舟連接。數十人排立其中。聯袂若舉者。首一人持小紅旗。向傳龍宿郊民之義。於畫多有未協。

御製詩定為繪郊民禱雨之事。龍見而雲。故曰龍宿。卓論千古不易矣。張擇端清明易簡圖。沈歸愚宗伯以為即嚴分宜所購之本。然此本書畫譜中具載。是清明上河圖。非清明易簡圖也。易簡二字亦費解。卷中人物舟車廬舍。似較上河圖他本為稍簡耳。

李龍眠諸卷中以三馬圖為最上。清高深穩。真為傳神三昧。其用筆竟如一筆書。非

畫工所能到也。蘇文忠三馬圖贊。即書其後。亦蘇帖中最佳者。

林和靖二札。即文待詔刻之停雲帖中者。上命以蘇文忠題林詩帖合弄之。御製用蘇韻。先後各題數章。又命臣工廣和書於冊後。

朱南宮蜀素帖卷。素絹烏絲。欄甚精雅。墨色鮮潤如新。南宮真蹟中自當以此為第一。馬和之畫毛詩圖。邳鄭齊陳幽風小雅鹿鳴南有嘉魚鴻鴈節南山諸什。周頌清廟閔予小子兩什。魯頌商頌。凡十三卷。上鑒定後。各為題識。建學詩堂。弄藏而記之。其畫筆意精細。古肅中復見流動飄逸。明人仿者。迹不逮也。宋高孝兩朝書。亦工整。嘗見經義考中所載。尚有未入內府者。而此十三卷又多朱竹垞檢討所未見。則知世所流傳者。當不少耳。

北宋院本畫。用筆工緻。傅色明麗。規模神氣。逼似唐人。今所傳周昉人物。趙昌花鳥。其佳者。大率皆院本。

張樞察詩帖。即三希堂帖所刊者。綠色蠅箋。字愈加潤。其詩有人到心閒飲水甜之句。余甚愛之。屬石執如殿撰鐫一小印。

古人自書名。有似花押。而實尙筆為之。宋人尺牘中。竟有不能辨其字者。

趙文敏小楷。四十二章經。已極妙。更有法華經全部。冊高不及寸。縱二寸餘。橫一寸餘。字大如粟。紙薄而堅。前後一筆不苟。工力如此。洵神技也。

日下舊聞所載。廉希憲飲趙文敏於萬柳堂。名妓解語花者。趙贈以詞。即歌以侑酒。文敏圖其景。絕妙。樹木森秀。氣象階遠。堂中主廚坐對。妓奉觴侍。人僅寸許。而盡態極妍。具見名士風流之致。

上最賞黃子久富春山居圖。每展開即題數語。細字綴於卷中。空處幾滿。余嘗於初冬過富春。青山白雲。碧江紅樹。深秀之景。閒遠之致。延綿無盡。歎天生畫本。以供名流揮灑也。

沈啟南文徵仲合卷烟江疊嶂圖。乃兩人前後所作。自記甚詳。各出手眼經營而成。較尋常筆墨更勝。國朝惲南田王石谷多合作山水。亦最佳。世所傳南田山水絕少。即有亦偽作者。石谷真蹟甚多。然須觀其得意之作。則視趙文敏黃鶴山樵輩。竟可比肩。外間亦不多得。

明人沿文家畫法者。徧於東南。數見不鮮。人皆易之。董文敏一變其習。氣韻固佳。細

實處少學之者尤淺率。無足觀。崔子忠雖嘗遊文敏之門。然結撰工細秀逸之致。出自天成。非規撫文敏者。

丁南羽畫佛像。元明以來無出其右者。余里居時。聞城西一小巷。藏十八應真像四軸。為南羽真蹟。購得之。以進。觀其筆力。果可謂瘦硬通神。又南羽畫中之上乘也。

內府所藏明人畫扇。重裝面骨。其一面新者。命臣工書。臣工亦以舊畫扇進。余進扇中有一柄。並未重裝。乃棧竹細骨。極密而扇甚長。金箋面。完好如未開摺者。文待詔畫設色蘭花一枝。用筆極細。鮮明秀潤。如甫脫手。款字小楷。工緻。非苟作者。

宋刻絲畫。有絕佳者。全不失筆意。余嘗得萱花一軸。以進。花光石色。點而愈鮮。位置之雅。定出名手。後見有明季人畫而刻絲者。其原畫亦在。取以相較。樹石層次。筆意相同。而傅色鮮妍。刻絲反勝。近來吳中工匠亦有能者。

天祿琳琅所藏宋版漢書。即歷趙文敏王弇州所藏本也。前有文敏小像一葉。首戴黑圓帽。四周有邊。如今伶人所呼大帽。

紀庶品

龍井新茶。向以穀雨前為貴。今則於清明節前採者入貢。為頭綱。頒賜時人得少。

許。細僅如芒。瀹之微有香。而未能辨其味也。

上製三清茶。以梅花佛手松子瀹茶。有詩紀之。茶宴日即賜此茶。茶碗亦摹御

製詩於上。宴畢諸臣懷之以歸。

宮醞以供筵宴者。味甘。以奉祭祀者。味冽。列者云。以粟造餛飩。餘拜賜。外間罕知其

味。

桃產於香山。香味如蕭寧所產。而實差小。甘膏沁齒。經宿即壞。拜賜時必飽食也。

綠葡萄。即回部所稱奇石蜜。食無核。必分根移植。大兵平定回部後。取以植於香

山。結實甘脆。過馬乳。移至城。即不實。回部三果。嘗荷頒賜。梨視永平所產之玻璃梨

尤小。木瓜大如拇指。甚香。云可食也。

閩中荔枝入貢。植本於桶。至京始熟。然一本僅存二三枚。上賜侍臣。得一為幸。其

味遜在閩中。遠甚。余昔在閩。見荔枝素心。蘭花督撫。分年輪辦。如今年督臣進荔枝。

則撫臣進蘭花。明歲互易之。署中羅列數百桶。至時擇其本大實繁者數十。以進。載

閩中水。隨之。日以溯福州省城外二百里水路。為水口。荔枝過水口。必在結子後。如未

結時。過則不結。未花時。過則并無花矣。過水口。即無荔枝樹。在閩徧嘗荔枝。昔所謂

陳家紫者晚而大無甚佳。漳州有綠荷包。味為最勝。色綠微紫。異於他種。舊譜所未載。過於仙遊之狀元紅。

哈蜜瓜第一次所進。頒賜者最佳。黑貢瓜皆不取其熟者。道遠熟則易敗。食瓜乾始知此瓜之甘美矣。

江南太湖縣歲饑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年代窖藏地中者。綿延數山。趾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并以米進。上作詩紀其事。函少許藏之米中。邊純黑而不可朽腐。猶有味。婺源戴秀才冕家嘗於園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云以治隔症無不效者。

葫蘆器康熙間始為之。瓶盤杯碗之屬。無所不有。陽文花鳥山水題字俱極清朗。不假人力。其法於葫蘆生後。造器模包其外。漸長漸滿。遂成器形。然數千百中僅成一二完好者。最難得。嘗見一方碗。匝上綴平盤。承蓋處四面照合。良工所製。獨遊其能。余嘗進一舊竹筆筒。圍僅四寸許。扁而旁削如梭。非經造作。上刻小景。亦工雅。上題詩鐫於上方。

菊有自伊犁來者。開時最早。一日至。懋勤殿見之。因為賦詩。時八月初旬也。

內府一自鳴鐘。下一格有銅人。長四五寸許。屈一足跪前。承以沙盤。鐘鳴時。銅人手執管於盤中劃沙。作天下太平字。鐘響寂。則書竟矣。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闔。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啟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闔扉。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子頭。面粉衣繒。前置洋琴。啟銅人鑰。則兩手起執槌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頓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姿致。鼓畢則置槌於琴兩手下垂矣。又置飛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

和闐玉自平定西域以來。輦致不可勝計。其最大者。上命製玉甕。鏤以雲龍。較金時。玉甕大又倍之。既成。新正聯句。即以為題。并鐫詩於甕。

痕都斯坦玉盤。椀其薄如紙。而製甚佳。規矩凹凸。通體毫髮不差。雕鏤之處。俱極工整。非中國匠人所能。玉色青者多。因質薄。益增其瑩潔耳。

近來江南所製雕漆器。竟與明宣德間所傳無少異。有椀內鎔金為胎。常荷尤前所未見。

懋勤殿向設一大鏡屏。歲值銅價涌貴。上命撤以付錢局鼓鑄。時始禁止珞珈作坊。內府珞珈器亦有付錢局者。

表文達尚書嘗以西清古鑑銅器百餘件尚其形式并青綠款識一切摹仿付景德鎮造磁器既成擇十餘件以進又摹御筆製磁炕屏亦甚佳云造炕屏最難入窯百十纔得一二成者蓋火所炎熱長則難平又有雖平而微有損者亦無用也

新正江南進掛屏多橫幅陳設諸器嵌銅磁玉石片尚其半面器中染象牙為枝玉石為花葉或以玉石為果實染象牙為小花炮雜玩器之類揀細珠串為繩勝於瓶劇有巧思上命刻御製春帖子於上方

嘗見象牙浮屠高數寸圍寸餘雕鏤工細窗欄簷鏤層層周密內設佛像面面端整細處幾不可辨以顯微鏡燭之稱為鬼人所作

寶笈所藏手卷嘗啟匣見有小簾卷之者細滑微黃云是蝦鬚簾能辟蚊嘗見外所進白貂鼠皮潔白潤澤可愛云九白貢之一也每識而藏之

安息雀卵一胡土克圖所進徑約八九寸有細點微點藏於乾清宮余為題匣籤記余家向亦有之竅其一端以當花挿特未知其所自出耳

朝鮮貢筆飾管甚工而穎麤不適用墨堅試之甚黑紙以染色者摺為手啟并函封式甚狹而長上嘗以頒賜其進烟筒曰烟杯

安南所進絹布。皆極細扇。亦輕小。便於攜握。竹骨瑩淨。面之下方。紙有少花紋。甚雅。嘗以頒賜。

西清筆記後跋

嘗讀蘭韻堂全集而知公學問之淵博。勲業之昭著。雖古名臣殆無以過。惜不能親炙典型。一訪內廷之掌故。俾槐廳後進得所觀法。數載以來。心竊以此耿耿。癸亥夏。得讀公所著西清筆記。仰見遭遇之隆。賞賚之渥。中禁清華之事。前輩雍雅之風。罔不彰彰具在。比諸宋程俱麟臺故事。周必大玉堂雜記。元王士點秘書志。愈覺約而賅。謹而嚴也。自乾隆丁亥歲。公直禁廷。贊襄機務。夙夜宣勞。君陳篇所謂嘉謨嘉猷。入告我后。固非外廷所知。且其持文衡。振士風。敦崇雅正。力挽頹波。大江西南。蒙陶淑之休。至今猶頌德勿衰。則生平建樹。史傳不能悉書。記載不能畢述。撫卷追維。覺高山景行之思。益殷然不置已。

表姪孫塔館後學朱方增謹識